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台灣立報周日版 1996 March 1 訂價 NT50 元

第二十六期

華
世
代
之
聲

反反毒

DRUG GENERATION



藥物必修課
—— 藥物重返美校園

E 世代
—— 荷蘭安全屋計畫

永恆法西斯系列
法西斯主義只是說給自己爽的



深邃的藍色感覺
—— Yves Klein 與 Derk Jarman

大和解或大分離
—— 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識：
前九十年代台灣美術論戰選集書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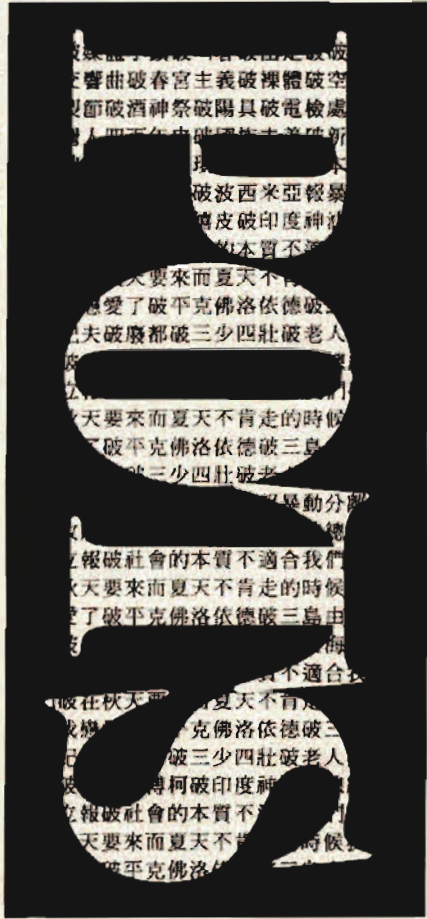


女人自己繁衍自己
—— 陳進和她永遠的美人畫

豬圈生涯
—— 從豚小屋到夏威夷的同志空間

破

第二十六期 有毒的 沒毒的 舉起左手來反反毒的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茜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美術主編：王以蓓、林曉真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張育章、萬蓓琳、王錦華、賴淑雅、李安妮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郭達年、舒詩偉、粘利文、洪凌、邱莉燕、紀大偉、Anes、Fujui、劉行一、陳雪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邱宜瑾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77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ail: r1510022@cc.ntu.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 1785元，半年(25期) 875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 2200元，一年 4488元。亞洲半年 1825元，一年 3723元。

港澳半年 1550元，一年 3162元。

海運：港澳半年 1125元，一年 2295元。

國外各地半年 1400元，一年 2856元。

春雨陡寒，加上中共的軍事演習，寶島上的總統大選，一個紛擾多事、危機重重，卻又感覺尋常的年假終於過完。讀者同年紀的許多朋友可能在金門馬祖列島裡，守著孤島與唯一一架的坦克車，「早」衛中華民國，這邊的朋友則看著新聞報導，還有總統寫好的18個劇等著上演，寶島齊聲說著「少年吧！安哪」。

POTS 選擇了另外一個角度，說「不安哪！少年」。正因為生活不易、年輕的歲月又如此多愁莫名，總統大選又似一場耗資龐大的好萊塢電影，大家付

出未來買票看好戲。POTS不談選舉，就來談談「反反毒」吧。

反反毒，是因為長官們說的反毒不清不白，這在專題前言說的非常清楚。如果在這個世代，整體政治優先性已死亡的話，做為身體政治情慾外的另一正當先鋒——「非性高潮」的愉悅，就是「藥物政治學」的脈絡與時勢，也是反反毒的前因後果。

世界上有多少口號與謊言、理論與措辭，每日傳遞、制約、下達、規定、建構，洗清漂白我們幻想與愉悅的密穴。「藥物」直接賦予我們脫軌外逸的能力，透過某種簡單的天然物或是化學物

品，我們輕易逃離權力與集體控制的寒流，誰有權說道德比愉悅來得重要，而身體健康比頭腦旅行來的重要呢？

POTS 編輯部絕不鼓勵人們用藥，只是鼓勵人們追根究底。



編輯室手記



來函照登

<攻殼機動隊>： 動畫與原作的版本比較

在台南上演了兩天就下片的日本動畫<攻殼機動隊>，在台北的命運好像也不大理想。相對於在台上演前的媒體宣傳，幾乎看不到關於它的影評或討論。終於，有了洪凌的文章，在二十五期破報。

對於洪凌文章中的性/別批判，我大致認同。但另一方面，我卻想探究洪凌點到為止的，動畫導演押井守對原作的「竄改並玩弄」，這主要應是集中在動畫的後半段：

(一) 漫畫原作中，草薙素子誤殺某少年罪犯的情節，在動畫版中被省略掉。這個被省略的部分，既關係到機動隊(公安九課)作為一個國家機器暗殺部隊的合法性，更表現出素子第一次與傀儡師對話後的衝擊與反思。押井守改編上的省略，我以為是對如此複雜情境如何表現的「棄守」。

(二) 對於動畫裡，傀儡師的聲音是男性，洪凌有犀利的質疑。其實，在漫畫原作中，傀儡師應該是沒有性別的。或許押井守叔叔，以及大部分讀者都很自然地就設定了傀儡師的雄性身分，但那純粹是對「高智慧/科技罪犯」以及跟素子結合這兩點所得的刻板認定。話說回來，我們還可以追問：生化軀體的素子為什麼是「女性」？如果素子真的是有人腦、有靈魂的生化人，難道有純粹人腦、靈魂的性別身分？是否有種超越肉體的「性別本質」？另一方面，素子其實對自己的「自我」十分困惑。在漫畫版本中，她會半玩笑半認真地自嘲：「自己的腦自己又看不到！」「或許我自己已經死了，現在的我只是義

體及電腦所構成的模擬人格……」或許，素子也會質疑自己：為什麼是女性？如果連人腦都沒有。

(三) 在原作與動畫版的結局，素子都換了個暫時的軀體，也都懷了傀儡師的小孩。我第一個好奇的是，為什麼原作者安排的暫時肉身是個男性混混，押井守卻改換成一個不知什麼身分的少女身體？他們各自的用意是什麼？第二個好奇的，則是素子與傀儡師的孩子將會是什麼形式(當然不是精卵結合)？她的懷孕與她暫時的身體關係為何？與無限的網路之間又是什麼關係？

(四) 由於押井守大幅省略了素子與傀儡師在原作中的對話情節，所成二人對生命自我的追尋與體驗，以及最重要的，對「自由」的探究，在動畫中都十分模糊，但我以為，這正是原作的問題核心：片名中的「攻殼」(指靈魂進入身體)，正表示了靈魂(「自由」的暗喻)與殼穴(同時是軀體與「制約」的雙重涵意)的複雜交纏、無盡追尋。

身為押井守迷，我必須承認：<攻殼機動隊>在感官效果上，瑰麗迷離、節奏犀利，觀影的愉悅也延續了許久。但是作為一部改編的映像作品，它在一些太過火的省略簡化之餘，並沒有提出自己獨到的創意或見解(反而多了一些刻板的性別改編)，比起押井守以前的作品，如<機動警察>第一、二集劇場版，或是<鷹子>(<御先祖樣萬萬歲>)，<攻殼機動隊>表現了更優異的聲光畫技，但省思的空間卻明顯萎縮。

台南/郭丁元



年關甫過，正是職場人心蠢動，颳起搬風的季節，然而勞委會上週發佈的一份數據，能讓人打消跳槽念頭，更使求職人的籌碼頓時短了一截。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去年全台失業率為 1.79%，創近十年來最高記錄，勞動參與率為 58.71%，亦創十三年來最低點，而日前公佈的另一項統計

資料更指出：單單在上個月裡因工作場所停歇業而被迫失業的勞工人數就有四萬九千人，加上因不願投入目前勞動市場，選擇繼續升學的人口，看來失業問題正不斷的惡化當中。

未去查證更精確的統計數據，我們不知道這裡頭年輕人的比例佔了多少，然而從平日的接觸與閒談中，我觀察到兩種乍看之下相互矛盾的現象：離開學校正在就業的人亟欲回去進修，而正在就學中的學生卻紛紛在外頭謀求工作機會，如果這僅是一種盼望、意願，那不過是將現實中所遭遇之挫折、不滿，寄託投射到對「異己

」的認同或緬懷罷了，然而當它變成一種具體行動時，況且有越來越多人過著既是學生也是上班族的生活時，它所蘊含的意義與可能效果是值得被仔細思索的。

讓我這樣說好了，對我們這代的年輕人而言，我們面對的是更不確定的未來，在即將到來的世界與上一代安身立命的世界間，我們感受到越來越強的拉扯與距離。不管是那種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眾人們聚在同一地點工作，在週末假日一起出遊的生活，或是因應過往社會需求而被設計出來的課程與教育方式，我們都很明白那已經是過去式了，然而連結未來的現在進行式並未清楚

地浮現，甚至它可能永遠不再以那種面貌出現，選擇這種過渡身份既是對現有體制的懷疑，也是對無法跳脫此一體制的無奈。

諷刺的是，為了投合、適應新一代人的這種特殊社會性格，近來在管理、教育界中也出現了「學習型組織」、「終身學習」的呼聲，雖然立意甚佳，但在企業與學校仍守舊地緊抓過去作法不放，「學生」與「上班族」、「就業」與「學習」的概念仍未被重新定義前，我們還是只能在這中間來回泅泳。

破週報第二十六期目錄 反反毒 DRUG GENERATION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編輯室手記
- 2 讀者來函
- 3 目錄
- 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報報 POTS CURRENT

藝術實果 ARTS

- 22 女人自己繁衍自己
-- 陳進和她永遠的美人畫
- 23 同言無忌
-- 男同志的發聲練習



破專欄 COLUMNS

- 5 魔鬼詩篇
冷雕的傷痕
-- Enki Bilal 的科幻末世繪
- 7 大河悲歌系列
竹南區委書記劉雲輝的紅色歲月
- 11 永恆法西斯系列
法西斯主義只是說給自己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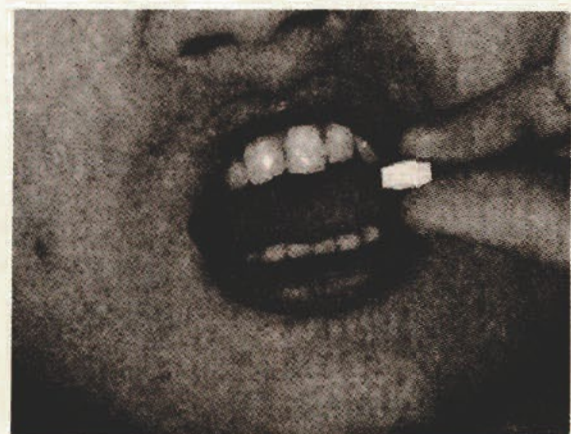


破專題 FEATURE

反反毒

- 12 反反毒
- 13 反反毒專題前言
- 14 E 世代
-- 荷蘭安全屋計畫
- 18 藥物必修課
-- 藥物重返美校園

- 24 豚小屋專欄
豬圈生涯
-- 從豚小屋到夏威夷的同志空間
- 26 大和解或大分離
-- 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識：
前九十年代台灣美術論戰選集書評
- 29 深邃的藍色感覺
-- Yves Klein 與 Derk Jarman



鍋大



去線性時空的 無主體的 卡爾維諾的

二月二十五日綠色本土清新黨競選總部，在和平東路 ROXY I 舊店新開張。不搞金權，訴求環保、性別、族群平等的綠黨，頗具青年運動的理想色彩。

現、蛇窩情」為主題，試圖嘗試「產業文化化」的方向。儘管媒體上都說這項展現陶藝、配合元宵展出花燈的活動，是如何凝聚社區意識，散發文史藝術新生命，記者現場哈啦的結果卻是嗚呼哀哉！集集火車站旁的日式木屋全給剷平，打算興建觀光旅館，蛇窩與當地人文的脫節更是不在話下。喔！對了由於集集現在很紅，走中潭公路會塞車，大家可以走中寮去憑弔一番！

■二月二十四日 Always Coca cola ?

打從安迪·沃合和瓊斯把可口可樂的瓶子，變成普普藝術中的家用符號；一向自稱全世界除了“OK”之外，最為人所熟悉的字眼就是 Coca cola 的可口可樂公司，這次向全球各地的民俗藝術喊話，他們說六月亞特蘭大奧運會場上將舉辦「可口可樂——奧運對民俗藝術的禮讚」活動。台灣的文建會正打算成立一個專門小組，策畫將台灣擠入將成立的「藝術奧運會」之中；而民間的主流媒體則與台灣可口可樂公司合作，試著讓學者背書、將本土民俗藝術——這項原應在土地上、生活中創發的藝術語言，拿來包裝「既是媒體亦是訊息」的可口可樂的瓶子？！嘿！果真是 Always Coca cola ?

音樂

■二月十九日 Jarvis Cocker 小撒野， Michael Jackson 閃邊站

英國流行樂團 Pulp 的主唱 Jarvis Cocker 在這天的全英音樂獎 (British Awards) 頒獎典禮上搶盡鋒頭，倒不是因為他得了什麼獎，而是由於他在 Michael Jackson 登台表演 <Earth Song> 時，躍上舞臺大跳迪斯可鬧場，隨即被安全人員押下台，並遭警方以企圖傷害兒童之名義逮捕詢問後釋放，翌日旋即成為英國各報刊大幅報導之題材。

根據現場錄影片段與目擊者

證詞顯示，Cocker 是在被安全人員拖離舞臺時，為了重獲肢體平衡而碰觸到幾個當時正在舞臺上表演的兒童。Cocker 否認自己有傷害到那些小孩，並表示其舉動乃是對 Michael Jackson 自認自己如耶穌般具有治癒能力的一種抗議，他說：「因為 Michael Jackson 有錢有勢，音樂工業才會縱容他沈溺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我可不甩這一套。我的舉動不過是許多人只要膽量夠的話都會樂於去做的事」。

而在《獨立報》、《每日電訊報》、《衛報》上頭的讀者投書及專文中，許多在場的唱片工業從業者與藝人均對 Cocker 之舉動表示認同，認為 Michael Jackson 當日的表演實在是荒唐的離譜，的確需要有所反應，名製作人 Brian Eno 便說道：「他 (Cocker) 這樣做，我真是高興極了」。

■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到舊金山去別忘了到噪音 流行音樂節逛逛

自 '93 年開始舉辦的噪音流行音樂節，原本不過是個讓在地樂團出來秀秀的小型音樂節，幾年下來規模愈見擴大，吸引了不少來自美國西岸的酷團前來共襄盛舉。今年的活動持續四天，共有六場表演分別在該市最鬧的四間地下俱樂部進行，協辦的線上音樂雜誌 <Addicted to Noise> 這回亦仿效去年資訊文化雜誌 <Wired> 舉辦網路新音樂節的作法，結合 Jetpack (原本叫做 Buzznet)、Media Cast 等公司，在國際網路中提供現場報導、相片、影片及相關訊息。沒辦法到現場感受，不要緊，到 <http://www.mediacast.com/> 及 <http://www.jetpack.com/noisepop/> 去過過乾癮。

表演

■二月二十六日 巴西民衆戲劇管港開鑼

過年後，香港藝術節在拉丁美洲明朗的音樂中拉開序幕。拉丁美洲系列是這次香港藝術節的主題設計，音樂節目是重頭戲，除了多個知名的拉丁樂團及爵士樂者如 John McLaughlin 之外，民衆戲劇大師、巴西籍的 Augusto Boal 也抵港舉辦一場戲劇工作坊，在民衆戲劇已日漸蓬勃發展的亞洲，Boal 親自帶來了他著名的論壇劇場、慾望彩虹等工作坊，並示範演出一場。

性別

■一月十七日 夏威夷大火，何必強調同性戀

台中夏威夷餐廳發生大火，燒死十七、八人。

媒體繪聲繪影，說夏威夷是同性戀餐廳，把死者看成是同性戀的「嫌疑犯」，行為舉只有點「那個」，又說可能是同性戀感情糾紛引起的縱火事件。

異性戀觀點連死人都不饒過，不管性取向如何，生命不都一樣可貴？！至於縱火犯，到處都多得是，何必強調同性戀。

■一月二十三日 周華山訪台，同志好幸福

香港同志理論工作者周華山來台灣了！

現任香港大學社會系講師的周華山，對於推動香港的同志不餘遺力，其所著的《同志論》、《香港同志站起來》、《同志神學》、《衣櫃性史》等書，在近年內陸續渡海來台，亦受到許多同志的喜愛，在目前同志理論尚缺乏中譯本的情況下，更不失為接收國外理論與資訊的好書。

此次受友人之邀來台，周華山除將在女書店公開演說「從女性主義看同志文化」、與「豪爽女人」對談「顛覆身份政治」外，亦將與多個同志團體聚會，交流兩地的同志文化、理論與運動觀點。

周華山預定於三月三日離台，想和他談同志理論的，想瞭解香港同志狀況的，別錯失他公開演講的機會喔！

媒體

■二月二十五日 十分無聊的電視政見會！中 視大小眼！

由台灣首創，無現場觀眾的電視政見會，四位老先生躲在攝影棚中場面平靜、自然、親和，內容完全拿捏到沒有任何交集，真是厲害、厲害！李先生回家之後，十分得意，自己閃躲相當成功，完全不理會其他對手，只不過，嗯！眼睛有點痛！照稿念太久了，下次要叫那些笨幕僚寫稿短一點，搞不清楚狀況嘛！

其他三陣營此次主打歌曲「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讚揚中視為特別體恤元首沒進過攝影棚，而將全套裝備搬進官邸模擬一遍，為此本大報特頒中國電視公司「最佳馬屁獎」。

這場首次舉辦，劃時代創舉的總統電視政見會，真是，嗯！無聊至極！

■二月二十六日 影展爭光，別人抱熊，我 們打麻將

柏林影展，華人是贏家。李安執導的《理性與感性》獲得最佳影片金熊獎，嚴浩則以《太陽有耳》抱到一隻銀熊，楊德昌的《麻將》和何平的《日光映谷》則雙雙受到「最佳關注」。喜訊傳來，國內電影界似乎也乾笑著同樂。看到別人在國外拍片拿大獎，國內拍片的環境卻無甚改善，一日復一日，「理性」思考之下，「感性」情何以堪？「陽光」不來，陰雨，只得打「麻將」消遣自己去了！

美術

■三月三日 南投全國文藝「祭」

將於三月三日開鑼的南投全國文藝季，以「玉山澗、集集



魔鬼詩篇
Satanic Verses

文 / 圖 洪凌

e-mail:

Anti - Christ.bbs

@bbs.ntu.edu.tw

冷雕的傷痕

： Enki Bilal 的科幻末世繪

(歐美前衛漫畫系列之一)

諸神的狂喜與致命傷是什麼？有限生命與不朽之間的情慾政治、權力結構、愛恨交織的主奴辯證關係又是什麼？長著臃腫凸腹、霧色調乳房、嘴巴露出尖牙的猥褻小天使，像一窩怪物似的，在巴黎的聖母院教堂週遭盤旋，監視著無助而企圖頑抗的人類大主教；一座刻意模擬埃及金字塔造型的外太空飛行船，像一具消抹不去的陰濕性器，蹣跚地浮在近未來城市的上空……背景是 2023 年，不似《銀翼殺手》那種高度冷峻的城市佈景，交插著雜種文化 (hybrid culture, 如叛客裝扮、後現代日本風情) 的調情與狎戲，也不像是《攻殼機動隊》那種排外性的光鮮，屬於網路與電腦城市的乾淨共謀。在恩基·彼拉爾 (Enki Bilal) 的漫畫文本，《處於混亂的諸神》(Gods in Chaos) 以及《女人的陷阱》(The Woman Trap)，我

們見識到了另一種刻入骨子裡的冷澀詩意色調，以及與畫面相得益彰的「低烏托邦」(Dystopia) (註)現象。

挑選華貴的巴黎為背景，不禁讓我猜想，或許這是個相對於西歐中心而言的外來者，對於這個極端主體化、歐洲中心的傲慢都市的狠辣嘲弄？出生於匈牙利的貝爾格勒，彼拉爾算是個巴黎的異鄉人。在他的筆下，這個曾經光燦繁華的都會已經成為它自己的異化版本。在《處於混亂的諸神》，一開始就引用了故事中的法西斯領袖 J.F. Choublanc 的一段話：「不朽是生命凌駕死亡的某種極權彰顯。既然我是個活生生的極權者，所有的一切就是用以維持我的不朽。」真是一語踢痛了無數將青春不死的肉身浪漫化、無視於個中權力掙扎與血腥宰制的科幻小說。

下文接第六版



註 和烏托邦的概念形成對比，「低烏托邦」的未來兼具聲色靡麗與淒慘絕望的特色，提供一個體制在你背後嚴密監控、但是表面上縱情不法的

PC (role playing game) 樂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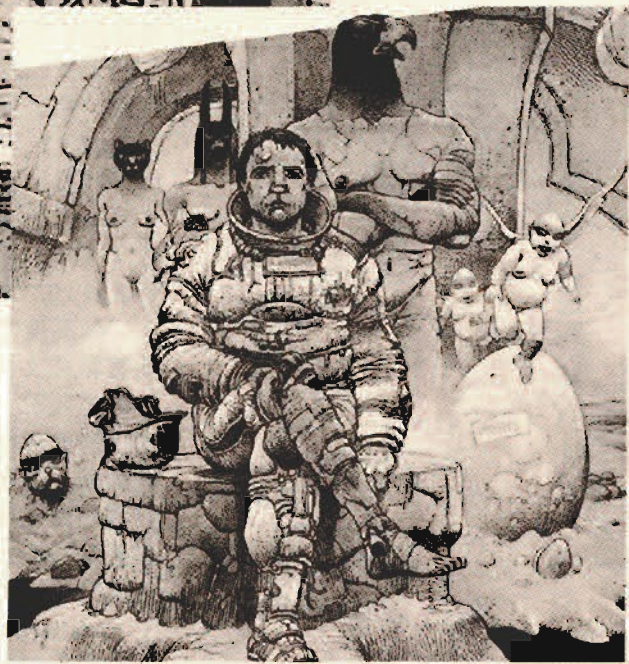
上文接第五版

圖像的鋪陳，則道盡了不朽的破敗痕跡——從大理石基調的灰白、彷彿歷經化學污染的陰藍、鋼銘質感的非人類肉體、腐朽陰莖一般的金字塔狀太空船、假扮為古埃及獸首人身諸神的種種異形，這些以所謂的「奇幻寫實」(Realistic Fantasy) 技法勾勒出來的線條、色調與景致，呈現出漫畫空間不言自喻的扭曲存在 (twisted existence)。

《處於混亂的諸神》以異形不朽生命與巴黎的統治階層之間的權力爭鬥為主線，帶出男主角 Nikopol (一個斷了一條腿的前任太空人) 和核銳斯 (Horus)、鷹首的外太空異形王子的奇詭邂逅。核銳絲這個名字挪用了古代埃及王儲的神性象徵與魔力，代表「它者」的至尊化身；有趣得很，在這部漫畫裡，既然主從關係已然全盤反轉 (inverted)，異類不再是被正義人類中心論壓得死死的小可憐，反而志得意滿、橫行於破爛得別有魅力的近未來巴黎。在這趟夢魘旅程，其中

最妙的段落之一就是兩個主角見識到敵對政黨的運動競技，演化為運動員彼此的殘殺。而媒體報導極盡甜美地形容為「為榮譽而競賽」，將運動特有的極權法西斯本色發揮得淋漓盡致，讓傳統陽性的「力與美」以錯置不堪的形象出現，順便賞給執迷不悟的男性體能信仰者一個俐落的耳光。在續集《女人的陷阱》，女主角 Jill Bioskop 的處境更有意思。正如書名的暗示，她既是個落入陷阱的女人，而她本身也是個陷阱！Jill 遊走在一個內外不分，場景宛如身體臟腑、道路恰似血脈的「生物化」都市；而故事的風格仍然糾纏於現實與迷幻之間，讓前傳的外太空生物與地球人類的「衝突—糾葛」母題能夠繼續發展。

在這本漫畫，彼拉爾對色彩的運用更加特殊，將情境與象徵連結成一個自我吞噬的巨大迷宮。Jill 的頭髮是藍色的，她流出的眼淚、擦抹的唇膏也是藍色的；在許多迷離非現實的場景，朦朧



——他意識型態的主力炸藥可不是放在性別政治，雖然他搞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扭轉，但是我們不妨先將他的位置放在「圖像的實驗者」，而非基進政治的火爆玩家。

如冷霧的濾色片效果會覆蓋整個鏡頭，造成某種似真非真的氛圍。青灰色的城市意象與冷感的、灰藍陰影覆蓋的身體，互為彼此的寓言。在狂亂的藥物迷幻過程，她經驗了手刃三個男人的擬真感觸；同時，身為一個文字記者 (多麼帶有強烈暗示的職業!)，Jill 在故事中的位置既是個全知圖像觀點之下的主角，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啥事；另一方面，她又是整個分鏡敘事的帶動者、旁白的述說者 (有沒有讓你想到哈里遜·福特在《銀翼殺手》中的厭世滄桑獨白?)，微妙地主控了劇情的發展與走向。話說回來，我們也不要高興得太早。像彼拉爾這樣的漫畫家——讓我們姑且稱之為「從現代主義美學的廢墟爬出來、打從 70 年代開始闖江湖的歐美前衛漫畫創作者

在《處於混亂的諸神》與《女人的陷阱》這套科幻效果加上卡夫卡式黑色劇的「圖像小說」(graphic novel)，主要的背景——「巴黎」這個歐洲之母，儼然變成人工技術上下其手、用心拼貼出來的扮裝皇后；其中的居民——無論是高層階級的極權政客、被異形天使包圍的教士、猥瑣貧苦的下層階級、周旋在男性主導/生產的驚悚世界女記者、和非人異類形成巧妙共生關係的男太空人——似乎都只是創作者用來隱喻的棋子，無論她/他們的際遇是否在圖像的世界中，直接或間接地投射出世界的動亂、現實與惡夢的拉鋸、或者情慾權力場域的化身。

紅色歲月

· 官方文件所載的劉雲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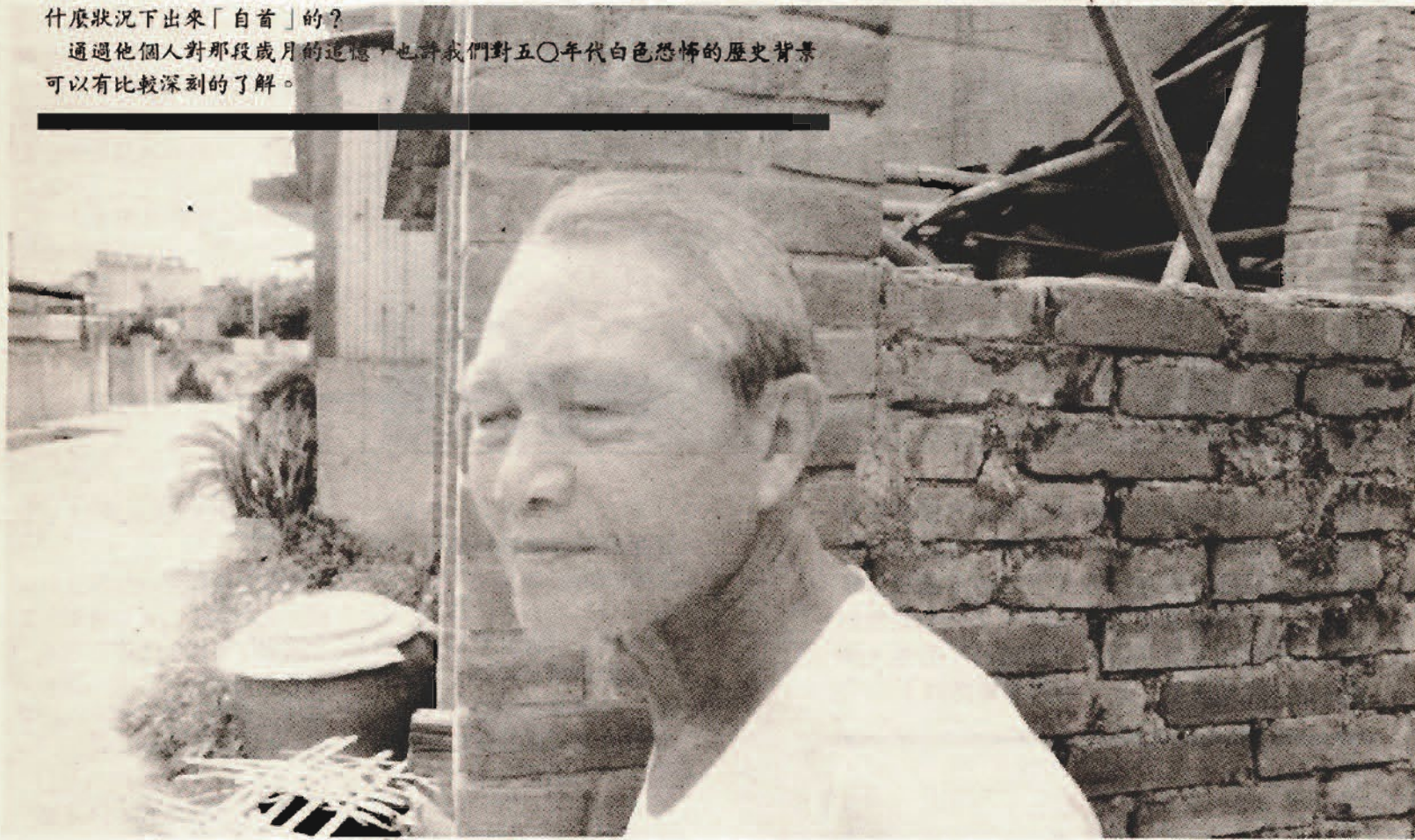
劉雲輝，1920年生，苗栗頭份流水潭人。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劉雲輝於1948年4月間由陳福星介紹參加地下黨組織，擔任「台灣省工委會所屬竹南地委會竹南支部書記」；他「所領導之組織，遍及南庄、三灣、大河底等山村，當時正在積極進行建立武裝基地中」；1949年冬，「台灣省工委會」組織被破壞後，「重整後省委」組織，在苗栗山區建立；1951年4月，「重整後省委」組織又被破壞，「省委」曾永賢及「省委書記」陳福星等相繼被捕，劉雲輝即繼任「苗栗縣臨時縣工委負責人」，領導倖存黨人，「堅持地下活動」……。1953年3月，在苗栗頭屋鄉山區扒子崗被陳福星等人策動出來「自首」。

究竟劉雲輝是怎樣的人？他又為什麼會在戰後參加地下黨的組織？以及在什麼狀況下出來「自首」的？

通過他個人對那段歲月的追憶，也許我們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可以有比較深刻的了解。

▼九十年代的劉雲輝



一、貧窮的農家子弟

我家是一個貧窮的農家，在我知人事的時候，家裡除了父母之外，還有阿公跟阿婆。後來，因為生活實在過不去，我爸就帶著全家，到河背這個地方燒瓦；可是做得不好，沒多久又再搬出來流水潭，後來就一直住在這裡。

到了入學的年紀，我就進入頭份公學校；每天要走三公哩遠的路程去上學。我在學校的

成績還算比較好的，畢業前，學校的先生就一直鼓勵我再考去上級學校。不過，因為家裡窮苦，沒錢，我爸沒法度再繳我去讀書。可是還是讓我去私塾，讀了兩年的漢文。我的學歷就是這樣。

說實在的，那兩年對我的幫助最大，因為在台灣光復以前，我就看得懂中文了。

從私塾出來，我已經十七歲了，經人介紹，我到一個在花蓮港開業的醫生那裡做藥童。

兩年後又回來家裡，然後就到地方上一個黃姓地主家裡做長工；這個地主，我們和他多少有點親戚關係，名義上我要叫他舅舅；可屁卵啦！實際上是我媽從小賣給他家做使女。雖然如此，他在地方上講話總是比較吃得開；我在他那裡做兩年後，又通過他的介紹，到當時的頭份街役場（今鎮公所）教育科上班。

那時候，地方上還有很多五、六十歲的婦人家不會講日本話，為了推廣日語，地方政府

在各村設立了許多國語講習所，我的工作就是到這裡那裡教那些不會講日本話的人講日本話。有一次，講習所舉辦一場全新竹縣（包括今桃、竹、苗栗三縣）的國語示範教學研究會，各地的督學都來觀摩指導；其中一名竹南郡役所的督導對我印象很好，就叫我到她手下做助手。

這樣，我在頭份街役場做了兩年就到竹南郡役所了。

下文接第八版

二、非志願的志願兵

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國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因為兵源不足，它就要用台灣人來當侵略的炮灰，開始徵調台灣人當志願兵。可它這個志願兵並不是志願的，凡是到了適當年齡的台灣青年，它都拿份志願書讓你填；然後隨它去點。強徵就對了。結果，我們頭份街有三個人被選到，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前線士兵還是要吃東西的。這樣，只好由三百噸的木造船擔起補給的任務，而每一艘船則配備四、五個士兵及一挺機關砲來警備。我們這一批台灣兵的任務就是警備這些補給船的安全。

補給船一般都在晚上航行，白天都躲在港灣裡頭。偶爾，船會故障，需要人力來拖；我被分派的任務就是拖船。

我在戰地這樣待了兩年，其間，也曾經遭遇魚雷與 B24 飛

者，後來到台灣做過勸業銀行的支店主任。從他的談話中，我想他可能是日共分子。他和我談正、反、合的辯證法，而且我一直記得他和我講過的一句話。他說：「劉君，中國如果變成共產國家的時候，它將會是世界第一強的國家。」

我又問他：「中國事變的起因是什麼？」

「你說呢？」他反問我。

我就照日本當局宣傳的說法

大一間；進去時，覺得還不錯，不如想像中那麼搖晃；只是裡頭很熱。可當抽風機一開，涼風即呼呼地在滿船吹了起來。在船艙裡頭，隨時都有冷熱水供應，而且麵包也是滿艙堆著。我們這才知道，難怪日本軍隊會輸得那麼徹底！

我們所搭的登陸艇終於抵達基隆了。上了岸，我看到中國憲兵的儀容，馬上就感到失望了。相較於日本憲兵威武的形象，中國憲兵實在是不像樣的。後來，坐火車的時候，我又再度感到失望；我發現火車竟然是由載貨的火車改裝的。

這樣，我就懷著些許失望的心情回到流水潭的家裡。為了讓父親放心，我先前已託了先回來的一位好朋友向父親說，我會回來的！當父親看到我時，更是非常高興。

回鄉以後，我就聽到了許多有關地方接收官員所發生的怪事。其中最奇怪的是，我聽到竹南的一位警察課長竟然把他部下的薪水統統偷走！我想，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就我的理解，日本的警察絕對不會這樣的。另外，關於官員貪污的事情，幾乎每天都聽得到！

這樣那樣的事情使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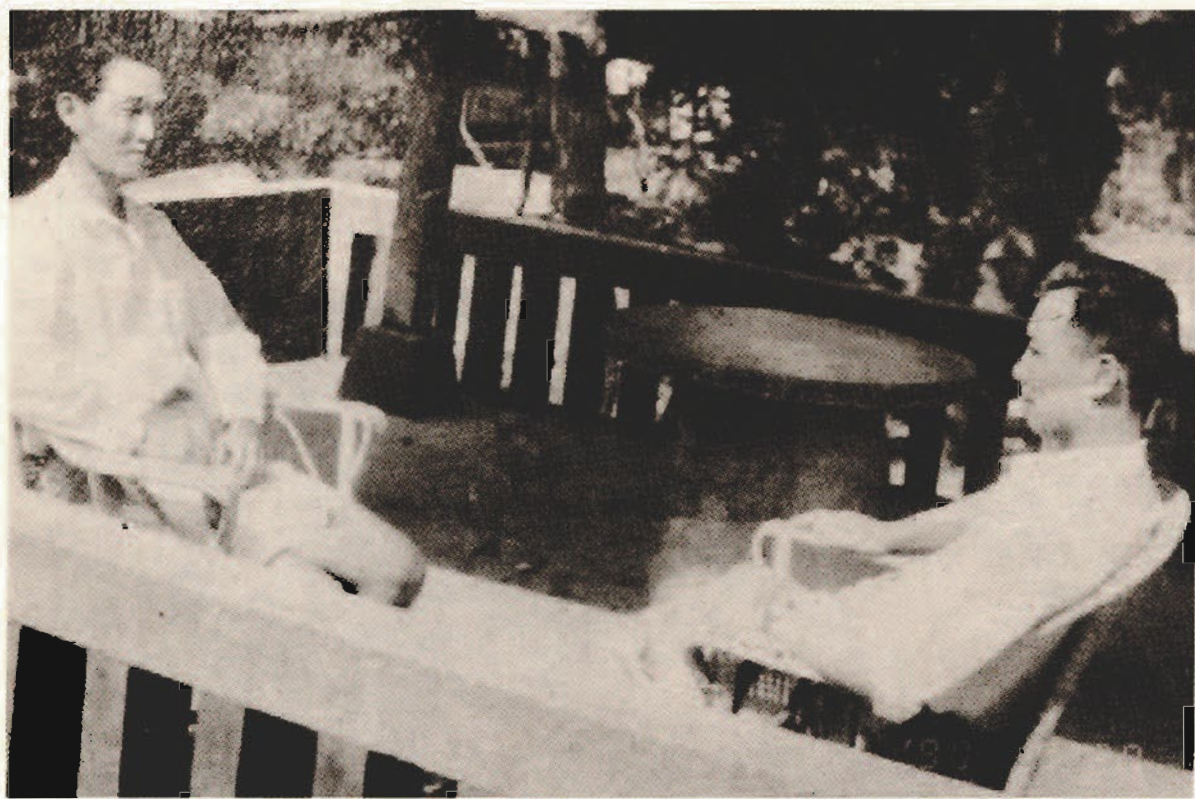
五、地下黨的人來了

可以這麼說，我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祖國從一上岸就失望了。後來，外頭發生了二二八；我聽我弟弟說才知道。我弟弟是開火車的，有一天，他回家說，火車已經不通了。

二·二八後，我終於通過一個叫陳福星的人接觸到地下黨了。

有一天，我的同年兵林器聰帶了一個朋友到我家玩。林器聰是桃園大園鄉人，在巴里島等船回台灣期間，他和我一樣，經常在晚上和那個可能是日共的日本人一起聊天。

林器聰向我介紹，他的朋友叫做陳聰敏（後來我才知道他本名叫陳福星）。陳福星那天也沒說什麼，只是拿了一本薄薄的叫作《青年修養》的書，給我看。



▶劉云輝在苗栗調查站與調查局專員（右）談話

回鄉以後，我就聽到了許多有關地方接收官員所發生的怪事。其中最奇怪的是，我聽到竹南的一位警察課長竟然把他部下的薪水統統偷走！我想，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就我的理解，日本的警察絕對不會這樣的。另外，關於官員貪污的事情，幾乎每天都聽得到！

起初，我們被送到台北六張犁的志願兵訓練所訓練六個月；六個月出來以後，又被調到步兵第三部隊，營地就是現在的中正廟，訓練三個月；然後就坐火車到高雄，在高雄港搭乘一艘一萬噸的運輸船阿拉伯丸，開往南洋。

我們搭的那艘船先後經過西貢、新加坡，最後到達印尼的雅加達；在那裡停了兩個禮拜後，部隊才又坐火車，開往蘇門答臘。

那時候，日軍仍然占領印尼、爪哇等；可是它已經喪失制海權和制空權了。儘管如此，

機炸擊的危險，所幸都安然逃過了。

三、階級意識的初醒

後來，戰爭結束了，我們就被送往巴里島的兵站，等船回台灣。大約等了一、二個月。那時候，我才知道部隊裡頭什麼樣的人都有，不管是做糖的、做戲的，還是其他職業的人……。

有一個晚上，我偶然認識了一個叫作保坂和千的日本人，他是一等兵。入伍前，是日本某大學第二名畢業的秀異分子，曾任大阪《朝日新聞》的記

，說是日本在蘆溝橋演習，然後怎樣怎樣……。


「八加！」他說：「不是這樣。事實是日本人踩了中國人一腳，反而摔了中國人一耳光，然後罵說，你怎麼踩我的腳。」

他接著又說：「這完全是日本人的侵略！」

經過這段時間和保坂君的相處，我想我的階級意識也因此初步覺醒了。

四、返鄉以後的失望

我們終於等到船了。可船到了新加坡，我們又下船，停了一個月之久，才又換搭三千噸的美軍登陸艇 Liberte，向台灣駛去。起先，我以為搭這種船一路搖回台灣，一定頭暈目眩的。可當這艇駛進港內，打開船艙，棧橋搭了下來時，我看到船艙竟然像座禮堂似的，好

	姓名	陳福星			
	年齡	31			
	籍貫	苗栗縣			
	性別	男			
	職業	兵			
住址	苗栗縣頭份鎮三和里三鄰三戶				
家屬	稱謂	父母	兄弟	妻子女	
	姓名	阿		阿	
屬	氏	阿	阿		
填發單位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				
填發日期	肆貳年陸月貳日				
備考					

持用須知

- 一、本證只限自首者本人持用
- 二、本證除證明持用人員共政治思想已轉變不另作其他用途
- 三、非遇案件有關之人員盤問不許輕易出示本證
- 四、本證若遇遺失(或其他事故)持用人限廿四小時內向填發機關報請作廢并補發

▲自首證

經過這一個禮拜的學習之後，我的階級意識更加增強了。本來，我本身就是被壓迫降級，有一定的階級意識；可是通過像陳福星、曾永賢等知識分子的講解，原先自己模模糊糊地感覺得到的生活上的階級問題，也比較清楚地認識了。比如說，我終於認識到中國的內戰，其實在性質上也是一種階級鬥爭。

上文接第八版

他們走了以後，我就拿那本書來看，因為自己也是窮人，看了以後覺得很新鮮；過去，我從來不曾聽人這樣講過話，也不會看過這種書。

我以為那本書和保坂君的話一樣，喚醒了我的階級意識。

這之後，陳福星就自己一個人定期來教育我，我也很歡迎他來，因為每次他來，我都能得到合乎我的想法的新知識。通常，他都會帶一些學習文件來，先讓我看，然後與我對話。我還記得的有陳雲寫的〈如何做一個共產黨員〉。

六、組織生活

一段時間以後，陳福星就要吸收我加入組織，推動地方的農民運動，當時他並沒有向我明說是什麼組織？只暗示說是大陸的革命組織；他又說：「你如果想參加就先把自傳寫一寫。」

我毫不猶豫就寫了自傳，交待自己的家庭背景和過去的經歷；然後交給他。他一直也沒有告訴我究竟我有沒有通過？只是告訴我，自傳交給上級看過後馬上銷燬，絕對不會留下任何線索；他要我放心。他又告訴我，我們的運動是被壓迫階級反抗壓迫階級的階級鬥爭，當下的工作就是促進陳誠的三七五減租的落實，陳福星說，三七五減租是符合窮苦農民要求的政策，儘管，我們的運動在效果上是幫助陳誠推行他的政策；但是，只要是對佃農有利，我們就應該去做。

我於是就在地方上開始發展組織。起初，我發展的對象主要是自己的親戚、朋友；只要有思想上比較前進的人，我就去接觸。那時候，組織是非常嚴密的，沒有橫的聯繫，只有縱的；只見下面不知上頭。陳福星也特別提醒我，原則上，盡量不要發生橫的聯繫。

我按照陳福星所提的組織原則，首先通過一名叫做孫阿泉的親戚發展到三灣；孫阿泉在鄉公所上班，他又再發展了鄉公所的同事江添進和宋松財；江添進又再發展大河底那邊的組織。

接著，我又發展了同村的張南輝和頭份農會的林財盛（後來自己出來自首）。

起初，我和張南輝、孫阿泉三個人是一個小組，後來因為張南輝往竹南方面發展工作，就不再屬於這個三人小組，改由江添進替補。陳福星仍然每隔一段時間就來與我會面，先聽我的工作報告，然後作一些工作指示。有一次，他帶一個叫做老鍾的人一起來；（後來張志忠被捕以後，他才告訴我老鍾就是張志忠。）老鍾跟我說過：「你這個小組是領導機關。」

張志忠這個人，我只見過幾次面而已！不過我對他的印象卻很深刻，高高大大的、沉著、謙虛、不會講大道理。我聽說，他從少年時候就參加革命，光復後從大陸回來台灣，儘管回到家鄉也沒有踏進過家門一步。他是搞地下工作的，由此可見他革命的徹底性！

七、神桌山讀書會

後來，張志忠大概看我們的組織已經有一定的規模了，就要把我們集中起來，搞一個禮拜的學習會。陳福星把這個指示向我傳達以後，我隨即向孫阿泉和張南輝轉達。然後即由他們去布置具體的地點。大概是通過宋松財的關係，地點決定在神桌山一個叫做劉鼎昌的群眾那裡；劉鼎昌當時已經七十歲左右了，是一個文化水平高的、開明進步的農民。

我記得，好像是在一九四九年年年底，舊曆過年前，我們各自上神桌山。張志忠則由張南輝去接他上山。其他還有陳福星、曾永賢、黎明華等人也都出席了這次的讀書會。

讀書會的形式是先由大家閱讀學習文件，然後一起討論；至於具體有那些文件，我已經記不得了。

我比較不會講話，所以在這個讀書會上，我也很少發言。不過，經過這一個禮拜的學習之後，我的階級意識更加增強了。本來，我本身就是被壓迫階級，有一定的階級意識；可是通過像陳福星、曾永賢等知識分子的講解，原先自己模模糊糊地感覺得到的生活上的階級問題，也比較清楚地認識了。比如說，我終於認識到中國的內戰，其實在性質上也是一種階級鬥爭。

下文接第十版

女兒被我嚇跑以後，她那已經六、七歲大的哥哥也來看我了。他站在房門口，遠遠地看著已經坐在床沿的我，似乎對我還有一點印象。

「還記得嗎？」我這樣問他。

他有點害羞地說：「記得！」

然後也跑走了。

我於是下了床，迎接回家以後就要面對的艱難的生活的挑戰。

至於張志忠，他很少發言，盡量聽我們講，不會表現出一副上級指導員的權威姿態。曾永賢就和我提到，他最佩服張志忠這個人了。他說，這個人知識淵博，無量無底！他不會吹噓一些大道理，而是看具體的對象，講一些對方聽得懂的話。好比講，他對像我這樣沒讀什麼書的貧農分子，他就講能讓我了解的話給我聽；而對像曾永賢那樣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他就講更深一點的理論。曾永賢更欽佩的則是，張志忠堅決的革命性。

大體上，我對神桌山學習會的記憶就是這樣而已！

八、轉入地下

從神桌山下來後不久，有一天，曾永賢奉組織指示來找我，說是組織暴露了，要我迅速轉入地下。

曾永賢告訴我，前不久，有一個不明身分的人提著張志忠的皮包，來到孫阿泉家裡，並且傳達張志忠的指令，要大家在孫阿泉家裡開會。可陳福星警覺性高，他判斷：張志忠被捕了，現在特務正在布線，想要把我們一網打盡。同時，陳福星當機立斷，馬上布置組織分散，要我們轉入地下。

我原本在頭份鎮公所兵役課上班。陳福星曾經告訴我，合法的社會崗位要保護好，盡量不要暴露自己。我一直遵照這個原則去做。在辦公室，我隔壁坐的一名兵役課外省籍的同事，雖然我知道他真正的身分是特務，可我對他還是很客氣，二人的感情也很好；而他看我老實，話不多，一定沒想到我也在搞革命工作，當我不得不轉入地下而突然離開鎮公所時，我後來聽說他嚇了一大跳！

離開頭份以後，曾永賢就帶我到銅鑼鄉芎蕉灣一個叫做謝發樹的群眾家裡。然後，我就在幾個群眾據點之間游走，包括公館鄉的南河、北河；頭屋

鄉二崗坪進去的天花湖；最後到達獅潭鄉鶴婆山一個徐姓群眾的點，這個點大概是江添進打的點，在汶水烏石壁的對面，除了我以外，還有孫阿泉及一個叫做徐邁東的廣東客家人。我們在那裡幫忙割茅草。

有一天，我在山背後做事的時候，聽到幾聲槍響，後來，我才知道，特務已經進到這裡來了，徐邁東逃避不及被當場打死了，孫阿泉則跳落坑底逃走了。

這樣，我們組織所有的群眾的點都已經被破壞了；情勢的變化使得一般民眾也不敢收留我們了，我只能在野外四處游走，夜宿炭窯頂，靠著偷挖人家田裡的地瓜來維生。

九、陳福星來帶我出去

最後，我來到頭屋鄉的番仔寮坑（今枋寮坑）；我和孫阿泉事先聯絡要在這裡會面。孫阿泉在約定的時間出現了，可我看他臉上的表情已經不太一樣了；接著鍾二郎和陳福星也來了，我心裡覺得奇怪，怎麼會這樣？陳福星一看到我眼淚就流了出來，一會兒之後，他才向我表明，他是要來帶我出去的。

我跟他說：「當初是你帶我進來的，今天你卻要帶我出去，我們彼此的立場已經不同了，對我來說，你已經變成最兇惡的敵人了！」

陳福星聽我這樣說，也沒有反駁什麼，仍然流著不甘願的淚勸我說，組織已經完全破壞了，再不出來，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只要我們留一口氣在，日後總是還能起作用的……。

最後，我終於被陳福星說服了；的確，再這樣游走下去，不但起不了什麼作用，也不知道能游到什麼時候，可我又擔心，我若出來將會連累那些曾經收留我的朋友和群眾。陳福星則向我分析，現在國際的情勢已經變了，國民黨的政策也從早期的「恐怖」轉為「懷柔

」了，要我放心。

這樣，我就跟著陳福星、鍾二郎和孫阿泉走下山，走到半路，一輛大卡車早已停在那裡等我們了；上了車，我發現曾永賢也坐在車上。後來，我又帶陳福星進去頭屋鄉東三湖，把謝裕發帶出來；謝裕發原來的綽號叫做「硬殼仔」，可是當陳福星勸他出來的時候，他卻變成「軟殼仔」，一直哭個不停。

十、同仁堂

當我們坐的卡車從山上下來，進入苗栗市區的街道時，望著沿街站立的，一盞盞的路燈，幾年來一直生活在烏黑的山林中的我，突然感到自己是從一個蠻荒世界走進文明世界那般，一時間，心裡還無法適應那路燈照射的光芒。

我們坐的卡車來到一個叫同仁堂的地方停了下來。同仁堂在日本時代是一家醫院，當時改為調查局苗栗站。

我記得，那天很冷，我身上穿了好多衣服。一進去，剛坐下來，我就看到有一個長得高大的人在廚房燒水，然後叫我去洗澡。我心想，他們的服務還真好。洗完澡，我看到剛剛給我燒洗澡水的那人靜靜地坐在休息室的床沿上；這時候，有一個人給我輕輕地指點說：「他就是蕭道應。」

我聽了，嚇了一跳。蕭先生的大名，我是聽聞已久，只是不曾跟他見過面，沒想到第一次見面就讓他給我燒洗澡水。他是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的高級知識分子，我只是一個公學校畢業的小公務員而已；我因此感到一種實在的同志愛，可蕭先生和陳福星在某些方面似乎意見不太一致，我曾經聽到他們兩個在大聲爭吵著。

到同仁堂的第二天，調查局專門負責抓人的第三處處長俞詢初就來和我談話。我看他大概才三十幾歲，斯斯文文的；看起來很高興的樣子。

他說：「其實你早就該出來了，這樣跑下去也沒什麼意思。」

然後，他又問我為什麼一直不出來呢？

我告訴他兩個理由。

第一、我懷疑國民黨的自首政策是個圈套而已！

第二、我不願意那些曾經收留我的親戚、朋友被我牽連而遭殃。

俞詢初回答我說：「首先，國民黨也是堂堂一個政府，怎麼會來欺騙人？這在國際上是交待不過去的。」

我心裡想，其實，政治本來就是一種「高明的騙術」！

他接著又說：「至於你擔心的第二點理由，你也放心。你的親戚、朋友是我們的國民，沒有道理去摧殘他們的，你放心好了……。」

十一、回家

在苗栗調查站待了一段時間後，我終於領到一張「自首證」，然後就回家。

回家以後，我聽我太太說，我轉入地下之後，她也被抓去台北關了一年多的時間，關在哪裡，她也不知道。她說，那裡還關了很多很優秀的婦人家，其中有一個她印象最深的，是舞蹈家蔡瑞月女士。因為我太太是抱著剛滿月的小女兒去坐牢的，蔡瑞月很疼我女兒，常常抱她。後來，我女兒長水痘，牢裡其他女受難人就故意向獄方反映說，那種水痘有毒，會傳染給其他人，這樣才讓我太太和小女孩早一點回家。

我回家的第二天早上，睡覺醒來，眼睛才一睜開就看到我那已經三、四歲的女兒，站在房門口，怯生生地看著躺在床上的我。我向她笑了笑，她就害怕得跑走了。後來，她媽媽告訴我，她跑去向媽媽說，房間裡不知是誰躺在那裡睡覺？

女兒被我嚇跑以後，她那已經六、七歲大的哥哥也來看我了。他站在房門口，遠遠地看著已經坐在床沿的我，似乎對我還有一點印象。

「還記得嗎？」我這樣問他。

他有點害羞地說：「記得！」

然後也跑走了。

我於是下了床，迎接回家以後就要面對的艱難的生活的挑戰。

我們用「法西斯主義」這個字，只是讓自己爽而已。我們自己想像著事情好像真的、真的非常的恐怖。之後，依據我們自己所下的定義，我們彷彿就此變成了英雄，只因為，我們似乎和法西斯主義劃清界線。我想，我們並不需要在詞藻上下注，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辨別其中細緻的差異，而不是要漂亮的詞藻。我們更必須要能夠表達清楚，這些眾多被堆砌成法西斯主義者的團體、運動、與意念之間，不同的區別。

編者：喬治·歐威爾曾經說過，「政治的腐敗，首先是從語言的腐敗開始。」你對這句話的看法如何？

艾許坦：正是如此。我們現在所談論的，主要正是關於語言腐化的問題。時至今日，政治論述的墮落，使得「道德」這個字，聽起來幾乎像是個騙術。對我而言，我們必須持續抗爭，不能讓這些重要的字眼消失了。因為，我們不能就此讓我們的民主與信仰，就此消失。如果你回顧你在孩提時所聽到的故事，你可能會讓為它們聽起來都有一點「道德」。然而，在孩提時代，文字想像的發展，可以有助於成人時期，對於民主的想像。我無法認識我們超過兩億的同胞。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可以想像到，人們是怎麼過日子。並且，即使我不認識這些人，不和他們面對面，但是我也可以有所關切。

我相當認同 60 年代基進主義者羅查克 (Theodore Roszak) 所說的，「在這個國家裡，左派與右派一樣，以暴力作為一種政治訴求。」我也相信，那個反叛的年代，和我們今天是有某些相似的。當然，對於 60 年代的基進主義和 90 年代的右翼好戰份子來說，對於政府的偏執，是他們相同的重要核心。而我們要以何種民主道德，來面對左翼與右翼極端份子所使用的暴力？我有一些建議，但可能並不是很迷人的，因為這不像暴力那麼的刺激：我的建議就是，友鄰、妥協、互惠、信任、自制、與參與公眾討論。這些民主道德的實踐，其實並不容易，也不會顯得刺激迷人，但是，卻會讓生活變得更容易、也更有價值。以往，這些道德觀是宗教與民主傳統所鼓勵支持的，但是，現在卻已經不是這樣了，那麼，我們要怎麼繼續下去呢？我們要怎麼樣向十八歲、玩搖滾的青少年推銷這些「民主戲碼」(democratic drama)？我想，對一個成人來說，我們能做的某種工作，便是鼓勵並讚揚那些以行動來支持多元性的公民，因為，我們並不是經由數人頭，來決定成敗，因為，民主的對話就像公開的衝突一樣，同樣都是相當有力的武器。

編者：那麼，你對於許多人以「法西斯主義」這個字眼，來描述美國當前之政治情勢的看法如何？例如我們這次的專輯裡的一些作者便是如此指稱的，你同意他們的說法嗎？

艾許坦：雖然艾柯 (Umberto Eco) 相當謹慎地使用了「法西斯主義傾向」這個詞，而不是直接地使用「法西斯主義」這個字，不過，他這樣指稱還是有危險的，因為，讀者對於法西斯主義的理解，通常是缺

永恆法西斯系列完結篇

說給自己爽的？ 法西斯主義只是

林小保譯寫

乏歷史特殊性的。因此，我對於以這個字來描述美國政治的特性，是持保留態度的。我們並沒有法西斯主義。以種族為基礎之偏見，以及政治上的代罪羔羊，固然是法西斯主義的某種特性，但是，還有許多法西斯主義的特徵尚未出現。比方說，義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者，相當想要接收整個國家與政府。但是右翼的好戰份子，並不會想要接收整個國家，他們是痛恨國家。非常奇怪地，這些好戰份子看起來都非常的美國：「不要對付我。」「讓政府離我遠一點。」也許是相當典型的反政府的口號，不過，他們這樣還稱不上是法西斯主義。

編者：我非常贊同你對於好戰份子的分析，他們既不喜歡政府，也不打算接管政府。不過，墨索里尼曾經說過，他自己所倡導之運動的肇始乃是「法西斯主義並不是為了服事某種尚待進一步釐清的信念而來的；其乃是因為行動所需而誕生的，同時，法西斯主義乃是實踐性的，而非理論掛帥的。這也不是另一個政黨，即使它只是在頭兩年而已，與其他政黨相反，它本身便是一種活生生的運動。(a living move



ment)。」墨索里尼這樣的論調，聽起來，難道不像今天相當盛行的反政府的說法嗎？

艾許坦：不，如果法西斯主義者接收了政府部門的話，他們將會立即終止選舉。他們也會停止所有反對黨與社會運動的運作。雖然，不論人們對於美國 1994 年的國會大選的看法是什麼，但那終究是一場選舉。當然，對於投票率低落的事實，是令人相當不滿意的，不過，我們要把責任歸咎給誰呢？是那些投了票的，或者是那些不投票的人？我們用「法西斯主義」這個字，只是讓自己爽而已。我們自己想像著事情好像真的、真的非常的恐怖。之後，依據我們自己所下的定義，我們彷彿就此變成了英雄，只因為，我們似乎和法西斯主義劃清界線。我想，我們並不需要在詞藻上下注，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辨別其中細緻的差異，而不是要漂亮的詞藻。我們更必須要能夠表達清楚，這些眾多被堆砌成法西斯主義者的團體、運動、與意念之間，不同的區別。就好像我們在 50 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曾經犯下的嚴重錯誤一樣，當時，我們急著對某些團體、運動與看法，貼上共產黨的標籤；而今，如果我們急著為美國當前的政治情勢，扣上法西斯主義的帽子，那麼，我們可能也重蹈當年的錯誤。而這同時也會斷送許多對話的機會，因為，沒有人會願意和法西斯主義者交談的。

編者：如果你不喜歡「法西斯主義」這個字眼，那麼，你是否可以為我們當前的局勢，找到一個比較適合的字？

艾許坦：我想，我們正見證了一場激烈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回歸，我覺得這是相當有趣的，因為，美國人通常會相當自傲於他們不是意識形態的動物。有許多人認為，我們總是融合了許多不同的意見與想法，但我卻不這麼想。譬如說，關於科技的未來主義，像是資訊高速公路，思考電腦、資訊時代、第三波等等，和我們之前所討論的民主價值，像是互惠性、許諾、服務、社群與政治參與等，相當重要的價值

之間的整合，其實是相當不理想的。

編者：那麼，你認為，我們要如何才能回歸到一種民主的對話？

艾許坦：身為一個美國人，從來就不是一種血緣、種族或宗教。而是一種信念和許諾。就此而言，我們必須要恢復和保留我們的集體記憶；也就是說，支持那些實踐了上述我們所討論之民主精神的人們。我們同時也必須對美國公共教育體系的崩潰負責。我們更得要體認到，民主是一種相當脆弱的成就，我們必須持續地付出與努力。我還記得我的祖父母跟我說的故事，我祖父剛到美國的時候，只有八歲，他跟我說，他覺得自由女神像就像是個「恐怖的龐然大物」。我很喜歡他所用的這個詞，因為，對我而言，這總結了對於美國民主生活的許諾與挑戰。

FEATURE



反毒

■ 專題企劃 / 黃孫權
■ 專題攝影 / 丘德真



反反毒—專題前言

文 / 黃孫權

終於可以名正言順的說清 POTS 自身存在的目的了。半歲孩子似乎還未正名過，到了二十六期，許多讀者仍一再詢問：POTS 是什麼？

POTS 與破不僅是諧音而已，如同 NEXT 與孽一般，從名詞的爭奪初始，我們就建立了自己的發言位置。這是我們期待 POTS 所做的，當然也是期待這個世代所能夠完成的。

而，實際上，沒有 POTS 這個字。

有的是 POT，它是茶壺或是小平鍋，在英文的俚語裡，則是指「大麻」。所以，POTS 你可說它是一大堆平底鍋、茶茶罐罐，總在製造些噪音，卻無能撼動什麼，對於某些人而言，POTS 的確不過是小而煩躁的聲音而已。你也可以說 POTS 是藥物的複數狀態，是種類和異質毒品總稱，對於某些人而言，適足以撼動所有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逃逸出軌，而後重生。

藥物不是幫個人短暫脫離真實世界的工具。因為確切而言，個人離所謂的社會真實世界都很遠，藥物真正地效用是有助於脫離一個集體性的真實 (collective reality)。在這個集體性的真實世界裡，個人小心的把持權力的界線，曉得該作什麼與該說些什麼，小心不逾越自設的權力範疇。只有藉著藥物對身心的效用 / 控制，才拉開了與集體性世界的距離，才開始有能力抗拒集體性的公約。這不是毀滅逃避，也無關乎道德性的上進，而是關乎個人面對集體性真實的態度。

抗拒權力的不明下達，是「反反毒」專題重要的起點。反毒的口號響亮、手勢繽紛，電視上的藝人輪番上陣正名清白（雖然演藝圈裡的用藥消息不傳已逕走千里），青少年一把把被抓來當樣版，軍校招生更證明了一個健康的體魄是遠離藥物的（雖然可能有殘缺的靈魂）。每年有大筆鈔票花在這樣的公益廣告上，扣合著前民國時鴉片戰爭的國恥，台灣在飛彈來襲之前，合體演出一齣健康國族連續劇。

我們反什麼毒？毒是什麼？為什麼要反毒？除了喧囂平凡至極的宣傳外，我們看不到任何深度的對話與解釋，為什麼國家用刑法來約制「藥品」的使用，而不是放在衛生法裡討論？為何肅清煙毒條例與違反麻醉品管制條例這兩個主要定刑的法案充滿了不明不白的條文，和語意不明的規約，留給法官極大的自由度心證「毒與否」？為什麼香菸與酒不算毒品？為什麼法務部長小馬哥遠赴金三角都要看看人家吸鴉片的樣子，而被國內媒體讚為務實？務實？！不知台灣今日用藥早已進入民國，馬部長還在前清時代效法林則徐嗎？這些種種的問題，無人給予解答。在說反之前？應該要知道反的是什麼吧。



「反反毒」的專題製作部份源於 POTS 自身喚名的過程，部份源於台灣社會盲目反毒口號下的「藥物白卷」政策。在此並不特意更新「毒品」的台灣慣用法，如北在政治的修辭戰可以把握最精準的目標與敵人，同時也展現台灣在刑法域界中討論藥物問題卻又面對許多藥物無法可管的荒謬。

但若回到 drug 這個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字眼，我們希望以「藥物」來指稱它的社會性含意，同時以開放的態度置放在藥物衛生法裡討論—換言之，是身體與政治的權力中探殊一而非犯罪與道德的老調辯論。

此次專題不以「導毒」與縱論開始，而以資料呈現為先。希望看待「藥物」的態度有所轉變後，再開始探究其中的政治意涵與文化意義。專題持續四周，第一週由兩篇精彩的譯稿開始，荷蘭的安全屋計畫清除了道德擔憂（多麼古老但有效的權力制約啊）、藥物重返美國校園則揭開台灣抄襲口號之母國的真實處境；第二週開始，POTS 製作「藥物護照」，提供各種藥物的歷史、製作、吸食、經驗、與危險；第三週起分析各國藥物政策，及一場在美國長達二十年的藥物合法化辯論 (War on Drugs) 及最近在美國亞歷桑那州，一宗由大法官解釋無罪的案例：經由擁有合法執照販售者買得大麻者無罪，可能引爆全美毒品合法化爭論另一高峰；第三週開始，簡介各國的藥物防治與「去罪化」與「減輕傷害」的政策及國家態度，得以窺見國家在身體上建構的國族道德；第四週開始，回到藥物文化的主軸，導覽各種有趣的文化辯論、期點、網路上的討論、相關書籍書評、藥物與藝術各種形式的關係、本土用藥與西方用藥經驗的差別、以及青年文化與此所展現的對反意涵與力量。

最後一週的專題，希望可以匯集讀者的經驗、意見，共同完成。重說一句老話：不要讓 POTS 變成寡佔的「毒品」輸出站。而要變成大家的「無印良品」，共同抗拒集體性的寒流。

E世代

—荷蘭安全屋計畫



譯寫/許微惠

編按：

「黑色追緝令」一開頭，兩位爆笑流氓就開始聊起荷蘭這個毒品的天堂，荷蘭沒有流氓殺手，因為他們的毒品合法。所以他們被趕到荷蘭去，幹些殺人勾當。網路上非常有歷史的新聞討論區 alt.drugs (是整個新聞討論區第二成立的討論群)，每當有人抱怨美國的警方時，最常相互呼籲的就是：移民到荷蘭去。

荷蘭令人嚮往的當然不只這些，你可以大搖大擺到跳蚤市場買包便宜的大麻，坐在陽光洶洶的廣場下進入仙境，也可以到咖啡店點點含大麻的食品或者是咖啡，或者看舞會的宣傳單上每日出新的藥物品牌，帶著心愛的藥物參加一場「rave party」。荷蘭這個國家到底是如何對待藥物，以及他們的面對藥物的成熟態度，在 E Generation 以逐漸取代所謂的 X Generation 時，更應該看看荷蘭最有名的一個安全屋計畫如何進行所謂的「藥物協助」，特別是在只會作作手勢，或者去全三角巡視，然後被報紙上火加宣揚法務部長務實態度的台灣。先看看人家如何作，而且已經做到何種程度了，再來侈言反毒吧。

安全屋計畫

乍看之下，這個辦公室和其他辦公室並沒有二樣，書架、辦公桌、電腦、會議桌、檔案、牆上貼著塗滿諷世口號的海報。二個工作人員全心理首在桌後工作。仔細看一眼，你開始注意到玻璃櫃裡令人印象深刻的物品：各式抽水煙的器具，與藥品有關的各色新鮮玩意兒，奇形怪狀的藥品，再加上兩大碗保險套，辦公室門前掛著招牌「Augustde Loor 建議局」這間辦公室其實和任何地方的任一間辦公室都不同，他們是荷蘭安全屋計畫 (Safe House Project) 的工作人員。

荷蘭安全屋計畫把對毒品的處理政策提升到從來源及製造廠著手的層次，而非只單方面針對用藥者加以限制或禁止。在荷蘭，從事安全屋計畫的團體處在尷尬的邊緣，他們是政府所默許的非法團體。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當局堅持所有舞會中都必须有安全屋的工作人員在場。然而出了首都，安全屋

要處理的情況複雜得多了。首先，為了得到執照安全屋的工作人員必須擔保舞會不是另一個毒品交易的場所。另外，安全屋必須面對荷蘭境內目前方興未艾的反對容忍毒品風潮，這其中有心政客的介入又常使得事情更加複雜化。安全屋計畫對於防治疾病及解救生命或有立竿見影之效，但它的存在似乎觸及了某種道德上的辯證，並不是任何人都能視之為理所當然的。

安全屋工作者周一到周五，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內，周末則出現在荷蘭各處的大型舞會中。在那兒，參加舞會的人只需付約台幣 40 元的代價，工作人員就會幫他們測試出他們所持藥品的成分，安全與否。測試的第一步是先刮下一些粉末，放在試管中以酒精溶液測試，再以顯色的顯色判斷：深藍紫色表示有 E 的成分，可能是 MDMA、MDEA、MDA、MDOH、MBDB 或 2CB；橙色表示含安非他命；正紫色代表古柯鹼；綠色顯示海洛因的



下文接十五版

ECSTASY

scared?

的「獨立」廠牌。
白鴿牌的四是英國瑞丹最常用、愛用

上文接十四版

測試並不能把每片藥品中所有物質及其正確含量篩檢出來。但它可以據實讓用藥者知道，他正在服用什麼或者正在冒險。同時，安全屋工作人員可以藉此收集新藥，探查藥品市場等工作。阿姆斯特丹安全屋計畫的工作人員 Herman 就常自詡，歐洲毒品汰換的歷史，沒有一個階段他不知道的。安全屋計畫在 Herman 的眼中是一種務實的作法：「人們現在漸漸的了解到一個事實，只要有一群年青人的地方，就有毒品。有些國家採取鴛鴦式的作風，以為只要樹立一塊「禁毒」的標示在門口，屋內就不會有毒品，荷蘭人是一個務實的民族，我們有自己的毒品政策」。

Herman 強調了藥品知識及安全含量的重要性。有些藥很強，如 DOB 會讓用藥者持續迷幻 36 小時以上，如果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是十分危險的。MDEA 是一種來得快，去得也快的藥，所以一般人會連著三、四顆一起吃，一般 MDEA 的含量都是 120 毫克，但安全屋曾經測試到 MDEA 含是 230 毫克的藥，如果以平常用藥習慣使用，那後果不堪設想。

MDMA 是一種來得慢，持續力較久的藥，MDOH 藥效類似 MDMA，但副作用多，「宿醉」性也較強。以價格言，MDEA 較 MDMA 便宜得多，因為在同樣數量的原料中，ME

DA 可以提煉出較多成品。藥物市場占有率也常因國家不同而不同，荷蘭人喜歡 MDMA 的醜然，德國人喜歡 MDEA 的速度感，英國商人在阿姆斯特大量購買的以 MDEA 較多。

藥品紛出明星廠牌

近年來藥品市場汰換率有加快的趨勢，在過去，某種特別的藥物幾乎都能在市場上流通約一年之久，現在大部分的廠牌都只維持一年左右。平心而論作 E 的方式有很多種，端賴生產者的目的地而定，但基本上都是利用 PMK 這種化學物質。E 很容易製造，但要大量生產時質地會不好；作 E 的器具十分昂貴，但若有基本設備，製作 E 的原料及過程又十分便宜。大部分在英國市場的 E 是進口的。其中的絕大多數來自東歐。東歐原本有許多由國家贊助的實驗室，如今因政治、經濟的變動而被迫自謀生存。毒品是平衡收支最快、最容易的方法。

毒品製造商與毒販二者為了取得最大的利益，常常使出不同的手段。有一種最普遍的情況就是仿冒。今天若有某個小道消息說某種新藥物不錯，明天街頭上仿冒品就出現了。只要三、四天就可以作出上千顆假藥來。另一種更可惡的仿冒是來自製造商自己的仿冒。首先，先把出產的藥品印上特別的商標，如鴿子、印第安人頭



像、花花公子的兔子等。在製造的同時也生產仿冒品。第一批推出的藥可能含有 140 - 120 毫克的 MDMA，用過的人都覺得它純度高，而呼朋引伴，但第二批出現的同品牌藥物可能只含 100 - 120 毫克 MDMA，到第四批貨時可能只有安非他命，最後一批，什麼都沒有了。這是目前最常態、最公式的作法。但大部分的製造商還是有心要製造好藥的。他們可能製造出很強的藥，但他們不想置人於死地。因為一旦有事故，警察便不得不出現，主持正義。為了防止仿冒，有些大的製造商開始請專家運用技巧製造出較難仿冒的藥。不過危險的藥品還是會出現，這時安全屋便發揮它的另一個功用了。

安全屋有自己的網路，其中包括了一般用藥者、小零售商及製造商。毒蟲不會把藥送到安全屋，但使用者，或零售商會。因此不好的藥很快就會被發現。約在 1995 年間市場上出現一種含 MDA120 毫克的藥，

MDA 的安全用量在 20 - 50 毫克之間。安全屋在報上登了廣告，請製造者或知道製造者的人趕快與安全屋聯絡，很快地，安全屋循線找到了製造者與之溝通。從發現藥品到市面上同品牌產品 MDA 含量降為一半，其間不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另一個例子則是防範未然型。一天一位製造商到安全屋說他正在製造一種含 2CB 的藥。2CB 被稱為是 E 的表親，但其含量多少為安全非常難以界定。即使只相差一、二毫克，後果都很難預料。如果用量在 10 - 15 毫克之間，效果與 E 類似。而這位製造者正想以 E 的名義販賣這些 2CB 製成的藥。安全屋的人員警告他不可以出售這種毒品。但商人表示，不願收回投資。安全屋的對策則是放出風聲給每個製造者，說明只要這種藥品一出現，一定會出問題，整個藥品市場也就毀了。結果 2CB 藥品從未在市場上出現，Herman 表示，以同業間的互問制衡往往比警察處理來得有效率而且迅速，因為他們知道重點在哪裡。

下文接十六版

瑞舞 (Rave Party) 場景

荷蘭、阿姆斯特丹，周末夜電子藥物過量的舞會上，秘密「麻麻」擠滿了上千年輕人，赤身的、光頭的、盛妝的，全都跳上跳下，快速的搖動，伸展四肢。那情景像是被斬首而脖子尚未全斷的雞，正努力完成最後的有氧舞蹈課。荷蘭的年輕人聲稱這是他們發明的舞蹈，取名為 Gabber。此種舞蹈由阿姆斯特丹傳到陸特丹後，那兒的年輕人以更瘋狂的節奏扭動著。Gabber 舞曲通常為四分之四至四分之八 beat，介於 170bpm ~ 210bpm 之間。荷蘭某些廠牌如 Mokum, Rotterdam, Thunderdome，聲稱這類的舞曲每次發片至少都能賣到 20 萬張以上。

舞會現場的 DJ 表示，Techno 和 House 對這裡的人來講，太柔了，他們需要的是背景式的喧囂，白人式的噪音非常男性化。樂曲中充滿著單一、尖銳而快速的聲響，這些聲響通常是從別的樂曲中採樣 (sample) 來的。同一句中經常反覆吟誦至樂曲結束，內容大約是「生而狂野」、「為 E 瘋狂」、「分屍性愛機器」、「被愛遺落」等。在連續播放一連串的 Gabber 後還會穿插一些被稱為 HappyHardcore 的樂曲來緩和一下氣氛。

一位荷蘭的 DJ 表示，政府目前對這種舞會越來越注意了，在鹿特丹，嗑 E 成了一種運動，人們一個晚上嗑個幾十顆，安非他命也一樣。

就在這舞會隔壁的大廳裏，四位安全屋的工作人員被包圍在等待檢驗藥品的人堆裏。這四位工作人員包括前面提過的 Herman，阿姆斯特丹安全屋計畫大力提倡者 August 另外還有一張新面孔 Franz。Franz 曾有一位 20 歲的女兒，那時她在紐約念大學，課餘時間兼職當模特兒。她有一位在英國知名樂團當主唱的男友。那年她隨男友一起到倫敦，為該樂團做第一次的世界巡迴演唱準備。在該舞會上，她的酒被下了 LSD。由於很少喝酒，也從不吸毒，她的身體不能承受藥物帶來的變化，那夜之後，她成了長久昏迷不醒的植物人。Franz 對這事件的處理態度十

分理性而冷靜。八年前，他以從事神聖使命的心態開始這份工作。在測試每一片藥物時，他常流露出比其他工作者更謹慎的態度。

現在，四位工作者快速而專注的工作，以趕上人物的需求。那開始時，這份工作並不複雜。那時市場上的 E，不超過 3-4 種，而現在至少有 500 多種。每片送檢的藥物都以化學測試觀察溶液變化的速度、擴散度、顏色、深淺同時藥片的形狀，上面印記也在參考範圍之內。之後再依照這些基本資料在清單上面找出

藥物的種類，然後，以科屬為關鍵字找出已化為 13 位電子代碼的詳細資料，相加以比對，如果能找出完全相同的，藥品的身分馬上可以鑑定出來。

Herman 對送檢人的回答只是短短的幾個字：如 MDMA90 毫克，MDEA 120 毫克等等。大部分的藥物都符合送檢人的期待。但也有送檢人不要嗑藥，他只陳述事實「這藥檢驗不出來，如果你吞下這東西，可能會有事發生，他可能沒有。」這樣的態度通常比讚止有用。大多數的人把藥扔在地上咒罵著離開。如果有男女

同行，Herman 只挑女性說話，由女方主動去勸阻男友，這樣男方可以免去被同輩譏笑為「懦夫」的困擾。這種心理戰術也很有效。

時間近午夜，很多人開始他們的第二顆、第三顆藥。Herman 能夠憑直覺判斷出他面對的人正嗑什麼藥或者有無過量，他的猜測常常八九不離十。有些人服用過量但低拿專業問 Herman 可不可以再嗑一顆，Herman 連勸都不勸。他的經驗告訴他，有人就是要丟盡了臉，跌到了谷底，才懂得什麼

叫適可而止。他也從不回答送檢人問及的，這種藥物好不好，因為藥物的作用會因人而有很大的不同。

安全屋的隔壁還有一個大廳，被稱為紅十字嗑藥之後有問題的人，都在這裏接受臨時的治療。一進門一位女子躺在地上，眼球急速轉動，下顎不停顫抖，看起來因不舒服而不安。她的身邊是她的男友及一位穿紅十字制服的中年女子 August 看了她一眼說：「她吃了三顆 MAMA 90 毫克，但她沒事。她在演戲，我教這裏的工

台灣的 Rave Party：從九五年起，透過 DJ 們自組的舞會。每場召集 200 到 100 人，已稍成氣候。除了煙酒之類的藥品，少見其他。



作人員營造出一種信任及安全的氣氛，有困難的人來到這兒都像繭一樣被包圍，保護著。那溫暖愉悅的感覺常使他們即便情況好轉了也不願離開。為了騰出空間你必須請他們離開，於是有些孩子便玩起了這種遊戲。」另一個角落裏，一個女孩死命地抓住一位紅十字工作人員，彷彿懸了手生命就會離開似的。她的眼珠不規律且不由自主的隨意轉動。「這女孩不是在演戲了」August 說「她只吞下一顆經過安全測試的藥，應該沒有問題，使她如此難受的原因可能是正值經期，可能剛剛和男朋友吵架」。她的男友攤坐在旁邊，吸著紙煙，外界的聲響動作一點也引不起他的反應，他正漫遊在自己的世界裏。

真正引起紅十字人員擔心的狀況是派博狂亂不規則的情況。一旦察覺到這種徵狀，他們會馬上叫救護車。除此之外所有情況都以較平淡的方式處理。August 表示這樣的處理方式是不同於英國的。「英國人會在嗑藥發生問題的人的背上寫上姓名及藥物種類，那過程十分令人難受。在這兒因為我們知道你嗑了什麼藥，安不安全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都在掌握之中」。

當 August 在草擬安全屋計畫構想時，他便說服支持者及官員讓所有人參加舞會的人都帶著自己足量的 E。這樣可以避免舞會上的毒品交易，如果有任何不法之處被察覺，August 有權宣布馬上停止舞會，要求參加舞會的人把害群之馬揪出來，並且拒絕購買他的毒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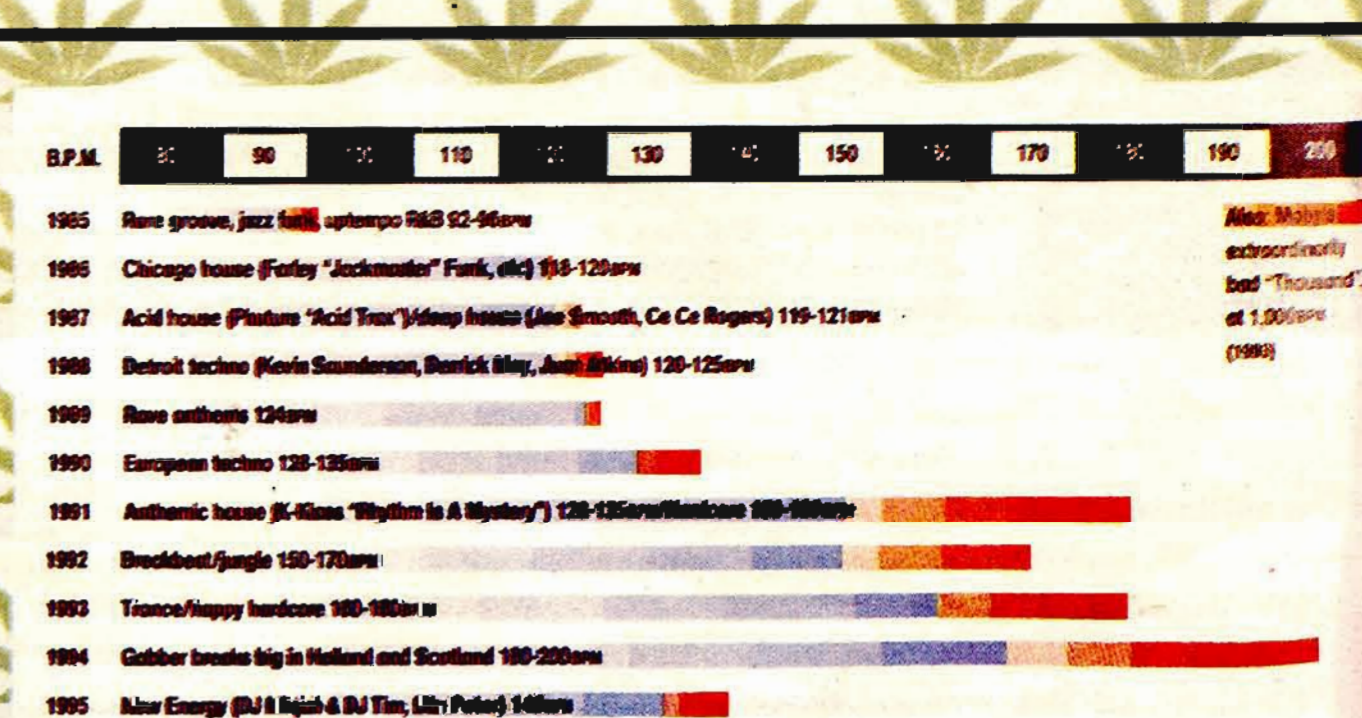
凌晨三點，整個舞廳仍處在沸騰狀態，打赤膊的男孩，只穿內衣的女孩，有人強力扭動肢體，有人根本放棄了動作，他們爬上高架，眼神空洞，朝向遠方。音樂的聲音聽起來像一群聚集 40 英尺高的蜜蜂「隻」張牙舞爪憤怒而全速的攻向你。sample 的樂曲中偶爾夾雜一聲米老鼠的叫喊「幹我！噁耶！」十分超現實。

舞會之後

舞會結束已接近天明，歸途中，Herman 再次表達他對 E 的看法：人們有權使用他們想要的東西，但不該因此而惹上麻煩。如果嗑藥的人想藉著藥品

使用自己更振作，更愉快，那沒問題；如果為了逃避問題，解決痛苦而嗑藥，那和酗酒的人一樣，是種恥辱。人們把藥品捧得太高了。彷彿所有的事情好是因為藥品好。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你可以嗑同一種藥一千次，而每次感覺都不一樣。這也正是藥品神秘迷人之處。有些人開始嗑藥是因為他們有了美好的第一次，一個月後他們可能想重溫舊夢。嗑了同樣的藥卻尋不回當時的感覺，於是他們又嗑了一顆，再嗑一顆。事實上，當時的感覺是永遠不可能再回來的，心情不同，環境不同，身體的狀況也不同。如果人們能更接受生命一點，認清楚今天就是今天，昨天就是昨天，不要對明天期待太多，清醒的活在現在，他們就不會常以「再一片就好了，最後一片，吃了之後就可以得到快樂」的藉口欺騙自己了。

他所說的是事實，所有關於生命、生活及存在的吶喊不會被安靜地包在一個小膠囊裏的。迎著晨曦回家的路上，不知是否有年輕人學到了他們的一課。



- 註 1. BPM 指得是每分鐘的節拍數
2. 各類舞曲依其圖中文譯名，想而知的是，BPM 數愈高，身體愈狂野，用的藥品愈重。
3. 此類的舞曲在台灣少數的 Pub 裡或可領教。例如 Underground 每周五由 DJ @Ben 所自行舉辦的 Hyper Hyper Party。

藥物必修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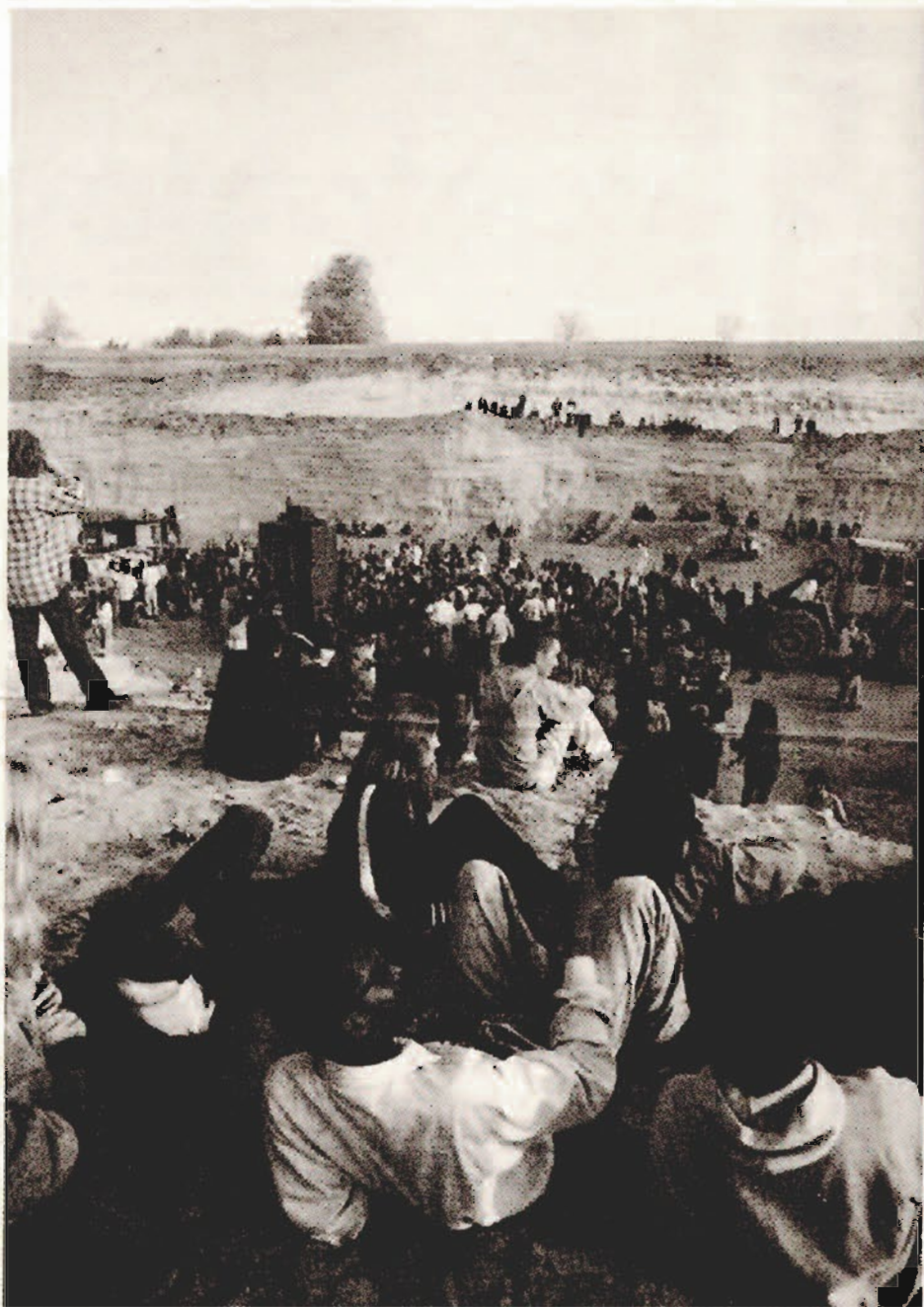
— 藥物重返美校園

譯寫/許微惠



編按：有許多的數據顯示，美國校園毒品氾濫率下降的同時，校園裡的用藥經驗也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為校史、必修課般的廣泛蔓延。本篇文章部份取材自「滾石雜誌」最近的報導，導覽地為我們巡視了美國校園裡毒品重返的盛況，以及青年文化成為國家政策對反的政治性根源。

台灣學口號的速度快極了，雷根時代的（Just Say No）到了台灣，變成了「向毒品說不」，還有了個帶動唱的手勢。POTS說：「弄清前因後果，再抄襲吧。」



▲英國 Exodus Party 於晨曦中結束時的氛圍

前言

雖然經歷南茜·雷根「向毒品說不」(Just Say No)全面性的反毒運動及嚴刑酷法，毒品目前正以復仇者的姿態重回美國校園。此篇文章涵蓋了遍及美國中、西、東部六所大學的採訪。採訪的對象包括了樂在其中的學生及各校處理藥品的負責人。在面對採訪時學生的反應是真誠、開放而愉悅的。即使一位對校園完全陌生的採訪記者，也能在不出二小時的時間內找到該校任一用藥團體生氣蓬勃的活動中心。反之，學校負責人的說法往往僵持在說明目前毒品政府多麼奏效，或表示自己學校與其他學校並無兩樣的空談上。由二者之間的差距，旁觀者不難察覺，在一片歌功頌德、彰示美國各大學嗜藥人數持續減低的假象下，毒品已再度註冊，重回校園。

耶魯現況

耶魯大學一向是秘密社團的大本營，有 Scroll and Key，Skull and Bones，還有著名的 B and K；對希望他們的子弟成為

人中龍鳳的父母而言，這代表的是 the Society of Benevolence and Knowledge (德行與知識)，對學生而言，它代表一個更快樂的記號 the Society of Bong and Keg (水煙及藥品)。B and K 每星期舉辦一次聚會，水煙及啤酒傳遞在出現者之間。此社團每年也舉辦一次只有會員能增加的活動「心靈迷幻蘑菇大洗禮」。參加 B and K 曾經是一項具有冒險性的選擇，但在一九九五的校園中，這個社團已被認為是落伍的，取而代之的 D party。

D 指的是 dope，主要是海洛因。這個一九九四年才成立的社團每兩星期在不同的租所舉辦一次聚會，每次參加人數都約在四十至六十位學生之間。D party 迅速崛起即吸引大量學生的原因在於海洛因品質提高。高純度的海洛因使得缺乏注射器的學生可以用鼻子吸或以抽煙方式用藥。在耶魯，只有四分之一的學生以注射方式用藥。「安全的性」和「安全用藥」的美學在這兒非常流行，如果有人共用針頭被發現，他們將被逐出團體，並成為拒絕往來戶。

一位主修電腦工程的 D party 成員表示，學生現在對用藥十分有概念，在不熟悉的環境裡，沒有同伴時，或要交報告前，他們決不用藥。在場另一名亞裔女學生也提供她的經驗：用藥是這兒的必修課，現在已經沒有人特別去哈草了，那是現代啤酒，基本裝備，一般學生不會特別去試它，但也不可能沒有用過它。另外，當你朋友中有二、三人正在試某種新藥，很快地，你也會試試這種新藥了。這並不是同輩間的壓力，而是選擇在同輩中不缺席。另一位來自麻塞諸塞州工人家庭的學生也表達了他對用藥的態度：用藥的人就好像嬉皮，或沈迷音樂的人一般，大家都需要找到自己心靈上那位能治百病的巫師。大家也都有自己喜愛的巫師。同時，這三位年輕人一致同意，耶魯年輕一代對藥物強度及新鮮度的追求比他們更為瘋狂、熱切。

政策背景

這批學生成長於歷史上反毒教育最雷厲風行的時代——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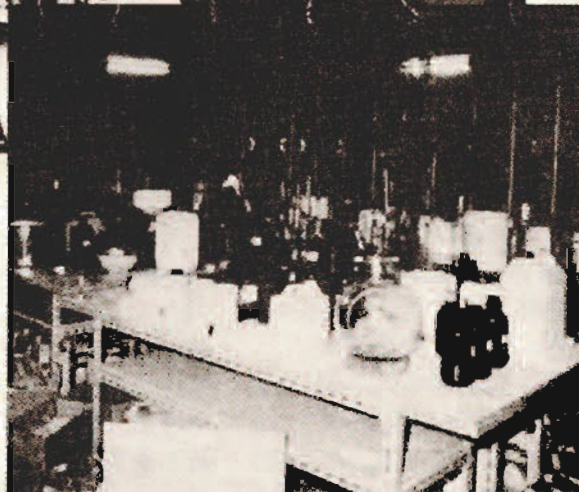
茜·雷根「向毒品說不」(Just Say No)。這個政策及口號後來成了通俗笑鬧劇裡的樣板台詞。Michael，前述耶魯大學 D party 的負責人分析了自己對這個政策的反應：「你不停的聽到人們對你說用藥有多危險，有一天你接觸了它，試了它，並發現沒有什麼大事發生在你身上，你變得更勇敢，更勇於拿自己做實驗了。我覺得這也是大多數學生的模式。當你有能力對某項定律提出反證時，大多數的人得到的是樂趣」。

一九八九年無毒學校及社區條例修正案 (The 1989 amendments to the Drug-Free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ct) 使得用藥學生比六〇年代更處於危險孤立的環境中。學生及行政人員的反應顯示，所有與毒品有關的教育執行政策、制裁手段，都展現了與原本法律意欲達到之目的地相反的結果。無毒條款原本的理論基礎是，各大學內充滿著太多有關於毒品的複雜訊息，最好的方法只有一個，即消滅所有的雜音，只留下一個聯邦政府完全同意的聲音，那就是，所有的毒品都是相同的、不好的。

下文接十九版



◀尋常可得，造成藥品註冊校園的重要原因。
▼各種藥物的「有印」良品充斥，實驗室裡的製造也。



另一位學生則提供以下例子：她的女性朋友在歐洲往印度的旅行上因攜帶大麻被逮捕，而這位女學生一點也沒注意到她已經犯了法。

里歐德·強斯頓博士的統計圖表

密西根大學的里歐德·強斯頓博士 (Dr. Lloyd Johnston) 主導著一個由聯邦政府資助的校園用毒研究計畫，並將研究結果定期出版成名為「追蹤未來」的刊物 (Monitoring the Future)。以強斯頓博士的解釋，大學吸毒者人數增加當歸因於中學。中學生把 CD、海報及毒品一起帶進大學校園。自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四年間，八年級學生每年吸大麻的比率成倍成長。十年級學生增加超過百分之五十。每日嗑藥的高年級學生增加百分之八十以上，高年級學生覺得吸食大麻是一項危險舉動的比率下降了四分之一，同樣調查對 LSD 的反應則下降了六分之一，覺得取得毒品十分方便的比率則達到了二十年來的最高。相信數字的強斯頓博士所作出來的統計圖表看起來就像是滑雪的起跳線一般，急速升高。

儘管校園用毒成長率驚人，強斯頓博士仍認為這個圖表顯示了政府反毒運動成功。他覺

得政府把「毒品是危險的」這個概念灌輸得太好了，造成目前情況的原因是「替代性的學習」(vicarious learning) 及「世代遺忘」(generational forgetting) 兩項因子交相作用的結果。依據他的解釋，在七〇年代，很多年輕人每日嗑藥，很多人都認識一、二個這樣的朋友，每個人都觀察毒品對個人造成的後果，並依其觀察經驗決定自己是否要成為那種整天渾渾噩噩的人。這就是替代性的學習。長此以往，到了八〇年代，嗑藥的人越來越少了，但諷刺的是「世代遺忘」出現了，小孩們長大，但身邊無鏡可鑑，因此他們又依著自己的好奇心行動，吸毒人口於是增加。

當被問及目前的反毒政策是否收效時，強斯頓博士很具技巧性的將批評轉向過去的政策。他表示，古老的嚇阻政策成功與否在其可信度上，很多六〇、七〇年代的政府宣傳十分樣板，連小孩子都看得出來，更遑論大學生了，他們關掉收音機，完全拒絕收聽。

學生的反撲

Cindy，柏克萊大學大三生，根據自己及同學間用藥的情況，戲謔性地擬了一份大學生藥品必修課表：第一年，主修水煙及其基本禮儀、酒類，及

大麻；第二年專攻較溫柔友善的迷幻藥；第三年，安非他命和 LSD；第四年，為研究所課程鋪路，先修海洛因。Cindy 也是安全用藥的信仰者，在她每次試新藥之前，會先觀察其他用同類藥品的朋友一陣子，確定沒事之後，才會自己試試看。她目前最想試的是 LSD，「有那麼多人用它，一定有其迷人之處，我也要試試看」她說。

強斯頓博士所描述的收音機被關掉了。然而，更超出他所能想像的是，這些用藥者並非單獨的藏匿在陰暗的角落裏，他們呼朋引伴，把藥品融入了大學生活中，史丹福大學，一份活動宣傳單上廣告著：「史丹福一日遊：小獨木舟上的 LSD 之遊。」加州聖克魯斯大學的學生們喜歡嗑了藥，一同在校園附近的林間健行，他們宣稱看過小精靈及野生山獅。

健行活動終止於一校園內廢棄的地下道，活動的高潮在於研究此地下道內遍佈的塗鴉。一位學生表示，當你嗑了藥，你便會明白隱藏在塗鴉之後的

深奧含義。密西根大學每年的校園大麻祭總吸引約五千多名學生。聚會開始時，警察往往在一旁維持秩序，並不時扣押一、二個他們認為行為過份的學生。柏克萊大學兄弟會成員謠傳要將每年戲弄新生的傳統改成人會者須接受全套各式的藥物洗禮。耶魯大學深夜的屋頂上常鴿立著嗑了藥，彷彿遺世獨立的學生。在喬治城中，用藥的大學生們喜愛聚集於一處他們暱稱為夢田的小公園。當有位記者問起夢田的位置時，曾有位學生因害怕夢田位置一旦曝光，校警將關閉此地，因而對來訪的記者說「所有吸毒者都在圖書館裏，他們喜愛到科學圖書館」。

學生們對藥物常有各種錯綜複雜的小道消息。如，某樣毒品會影響某部分特定的神經系統；某種水果、果汁或麵包，會減低或加強藥物的能力；「蘑菇」這項毒品最易為人體接受，因為它較自然（事實上，這種藥物最容易以各式奇怪粉末偽造）；大麻只對長期的記憶造成影響（事實上，大麻會馬上影響到記憶力，讀書、考試、交報告前最好不要服用）。



上文接十九版

毒品在某個層次上取代了酒精的社會功能。很多學生同意，買大麻比買酒容易多了——這又是另一項嚴刑峻法的反作用力——學生們不需身分證明，也不用到商店，零售商就在大廳裏。一位柏克萊的學生表示，對廿一歲以下的年輕人而言，毒品比酒精合法多了，它不用註冊、較便宜，而且沒有宿醉問題。

當被問及用藥原因時，學生們的反應趨向多樣化。「我覺得那是一種逃避主義，如果事情處得困難而你又覺得痛苦，藥品是一種舒解的方法。」「藥品敏銳了你的知覺，他們幫你質疑，幫你想像生活或許有不同的可能性。」然而大多數的學生還是把吸毒問題連結到對中學時被灌輸之觀念的反叛上。一位耶魯學生的意見很具代表性：他們叫你不要吸毒。一旦你試了大麻，發現他們對你撒了謊，你開始覺得試試其他藥品也無妨。你開始認為既然他們告訴你關於毒品的事不是真的，那麼所有的藥品都沒什麼大不了的。

根據柏克萊大學健康部門公關經理表示，很多大學生相信大學學生的身分對他們有一層神奇的保護能力，彷彿認為因為他們是大學生、白種人、中產階級，藥品便不會鈞上他們。這位經理嘲諷地反問著：「你曾經聽過什麼榮譽人種生物學嗎？你以為自己的膚色、階級不同就不會沈溺於藥品嗎？當學生有著這種想法的同時，他們已與他們眼中那些遊走街頭、失去自尊的毒癮患者並無二致了。」這位經理提供了一個例子，Chris，一位高瘦而帥氣的柏克萊大四生。他來自一個小鎮，中學時以第四名成

績畢業，上大學以前從未沾染過藥品。但，到了大二時，因已厭倦了大麻、LSD 之類的藥品，他隨著新交的女朋友開始注射藥品。同時，他在開學後第五周時退掉所有的課，因為在如此的程序中，學校將以現金方式退還他的助學貸款。他將助學貸款全部花在 E 上，直到經濟拮据，才改用較便宜的海洛因。有一段時間 Chris 與女友像孩子般四處隨意注射毒品、作愛、得到高潮，海洛因成爲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相依共存的承諾。當 Chris 的行爲學止愈發失去控制時，好日子結束，谷底也出現了。Chris 描述他當時的感覺；我勉強自己去上課，但我筆記本上的字母全都成了奇怪的線條，我像上了發條一般，每十五分鐘要離開一次。Chris 開始跳課，這段期間，他的體重從一六〇磅遽降到一一九磅，他賣掉了四百張 CD，把他們全部注射到手臂裏。他被強迫參加學校戒毒課程，但私底下仍與其他毒癮患者一起買藥、用藥。去年年底，他決定停止掉落，拿到學位，他的反省言猶在耳「我不斷的告訴你失去了多少，你傷害了腦子和身子，你若不想有一天醒來後悔過去的日子，你就要振作……。」但當被問及最後一次注射海洛因是何時，Chris 尷尬地笑了「昨…晚。」

藥品交易

赫斯頓大學社工系教授 Susan Robin 觀察到最近二十年間毒品銷售方式的不同：二十年前賣大麻的人只賣大麻，現在比較像小型的購物中心，任何一位零售商幾乎都擁有各色貨品，這使得學生有最方便、迅速的

Darrin，電機主修生，習慣把 acid 包在靜電袋中，放置於樓上，E 製成膠狀，放在冰箱裏；LSD 則分成小片，如此當他在校園販售時，只須買一條水果糖，打開、取出其中一片，換成毒品，再包好，依這種方式，他可以校園裏自由、公開地買賣。他的每筆交易都以專業方式分帳記載。他有自己的道德觀：「如果我賣大麻、acid、或蘑菇，我只是零售商。我賣古柯鹼，那就是推銷員了。古柯鹼是邪惡的藥，使人犯罪。acid 使人步履蹣跚，無法開槍掃射；E 是做愛的藥；只有古柯鹼與暴力脫離不了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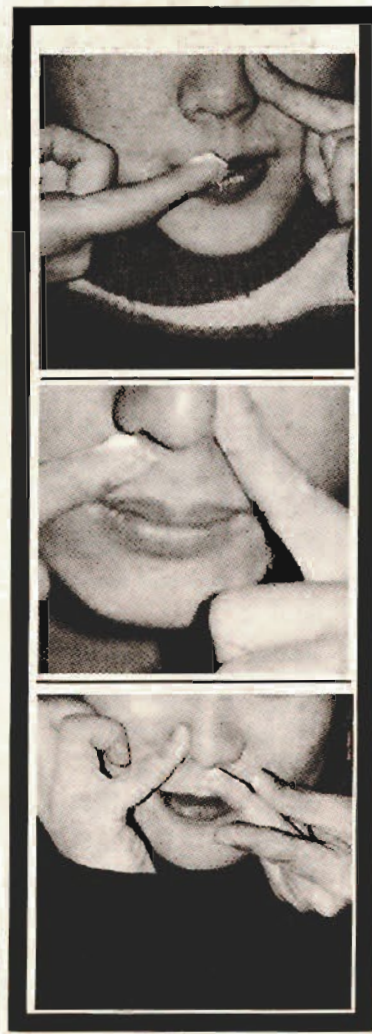
密西根大學大四生 Kevin 運送藥品方式獨樹一格。他以拍立得廣告紙貼在包裝好的藥品外圍，以避免 X 光的檢查。他的一片 acid 以二十分左右買入，在宿舍可以賣到約三、五美元的價格。

也有些零售商是不取利潤的，他們如果買入四包大麻，可以只以比成本稍高一些的價格賣出三包，如此他們可以留一包自己享用。像 Darrin 或 Kevin 這樣的零售商從未見過他們的供應者。透過這樣的零售商，藥品到了學生手中，而用藥的學生大多也不認識 Darrin 或 Kevin。

除了銷售者外，毒品供應者也有些改變。一些中學生擁有大量藥品，因為他們不需面對成人毒販所需承受的嚴刑峻法。另外，一些學生企圖消除中間商的剝削。他們採取的作法包括自行種植大麻，如柏克萊校園中流傳著合作社地下室有學生種植大麻的訊息，年產量約四、六磅。也有學生自行製造藥品，密西根大學曾搜出一種學生自製，名爲 Cat 的迷幻藥。還有如耶魯大學某些用藥者的作法，他們在周末時揹著空袋子坐火車趕赴紐約，根據他們的經驗之談，火車是攜帶大量藥品時最安全的交通工具。總而言之，取得藥品的網路，四通八達。

尋找代罪羔羊

一九九一年維吉尼亞大學代號「操控春分」(Operation Equinox) 的搜索行動爲現代校園藥品管制歷法的實施揭開了序幕。在此之前，警察花了六個月的時間研究校園藥品運送的系統。三月二十一日，趁學生們離開宿舍，警察突襲三個兄弟會社。



途徑得到他們要的商品。

過去幾年間，學生們建立了龐大而複雜的買賣網路，並從電視影片中了解警探如何辦案，警察處理程序等，增長見聞，成爲更好的零售商。Phil，聖克魯斯大學大三生，採取智慧而謹慎的作法。他先研究相關法律，了解自己所犯何罪，如何應變。繼而，研究全國的快遞系統，鎖定其中包裹檢查最鬆懈的一家公司。之後，他將藥品混合在咖啡粉、清潔劑中，在包裹量最多的幾個大假期寄出。他稱這整個過程爲「一種應用研究的勝利」。每宗交易約收益七百美元，他也小心的選擇在學期中，一般學生助學貸款快用盡時再將錢匯回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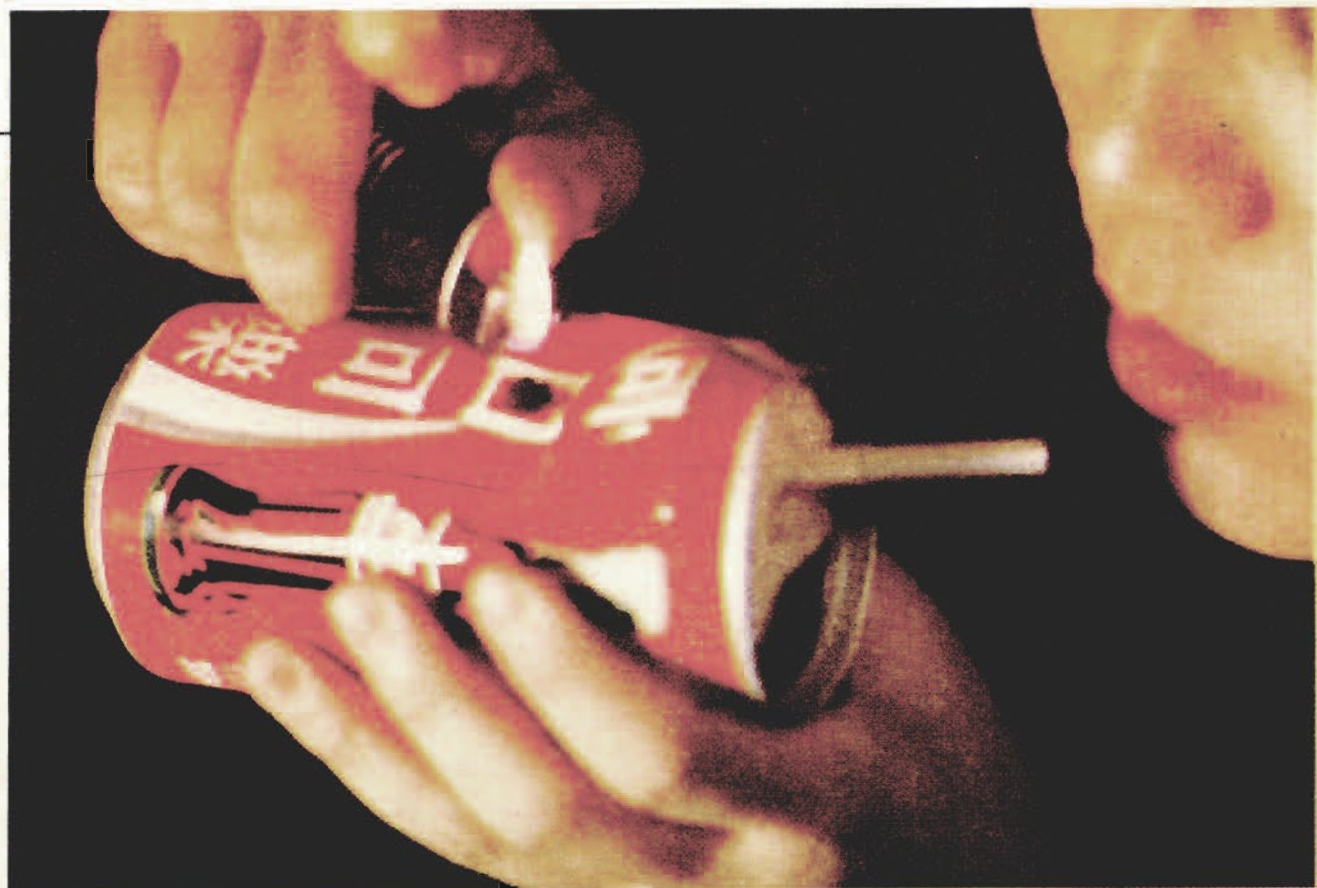
下文接二十一版

他們找到的證據包括幾小片的 LSD 及一些三明治袋裝的大麻。警察逮捕了十一名學生，並以標準犯人模式對待他們：供出共犯，否則坐牢。另一名學生因賣 LSD 給警察偽裝成的學生而被送進感化院十一個月。這次突襲散播了一個訊息：針對校園藥品所定的法律不再只是口號，它將要學生付出代價。

一九八九年，在布希總統簽下無毒學校及社區條款修正案，（ the new amendments to the Drug - Free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ct ），並使其成為法律之後，維吉尼亞大學的突襲模式成了常態，在此之前學校對用藥學生擁有較具彈性的處理空間，他們可以在給予用藥知識等教育策略與極制禁止的兩極間作混合式的選擇，以適合個別學生的需要，達到效果。布希總統所簽下的法律規定了以下三個事項：第一，學校須有明確的實施計畫以防止學生吸食或銷售藥品，並須嚴厲執行。第二，實施計畫中須包括一份聲明，並於其中指出，吸食一切非法藥品都是錯誤而有害的。第三，學校的行政系統須告知學生，使用非法藥品將付出代價，包括開除學籍及檢查官起訴。同此，此法律亦賦予統籌全國教育性事務的部門一項更強力的武器，任何學校若發現有違反或不依法律規定行事者，將不再獲得政府資助、補助金、契約，及學生貸款。以密西根大學為例，若此校被控違反，一年將損失近十億美元的補助。

各大學紛紛擬擬掃毒草案，在柏克萊大學校內，違反自校毒品管制規定的案件由一九八九年的零升到一九九四年的十四件。密西根大學公布了該校一百七十六年歷史以來的第一份學生行為指導規定，並自行成立了專事搜查藥品的校警隊，修改大麻管制規定。截至一九九〇年止，在安·哈柏大學吸食水煙被捕只需罰款二十五美元，但在一九九五改成了罰款一千美元，並加上一個牢獄。「控制春分」行動的豐碩成果，以一有節奏而可預期的音調展現，每年總會來自不同學校的用藥者為了學校的政府補助金而犧牲。

Valerie 便是這樣一個例子。這位柏克萊的大學生並不賣藥



。有一天她下了課，回住處吃午餐時，七名警察闖入，其中一名銬住她的雙手，並問「供出共犯，還是要？」「你的權力」然後就像電視劇一般，他們翻箱倒櫃，扯出衣物，撕開棉被，倒翻抽屜，掃過所有的餐具。最後，他們在臥室裡搜出一些大麻，LSD，和蘑菇。Valerie 以四項重罪被起訴。她的父母從信託基金中拿出預備金保釋她。明天 Valerie，她將很忙。早上她上西班牙文課，中午出庭，為自己的未來請願，晚上同父母及親戚享用踰越節大餐。Valerie 陳述自己的心情：「我現在必須在放棄朋友與想像自己在牢獄中做選擇，這很困難。我同意某些用藥出軌的情況當被制止，我也了解沒有藥品時的沮喪。但最糟糕的是，妳被當做萬惡不赦之人，只因為你嗑了一點藥。這完全是政治性的事物，我感覺自己被磨進了整個制度的齒輪裡，被磨得碎碎的，自尊心全失。而他們需要的，只不過是一個象徵，一場毒品戰爭裡另一次勝利的象徵。」

然而最令人擔心的是，這整個情況還在惡化中，逮捕日有勝關，更嚴厲的規定日日翻新。一九八九年無毒條款中曾規定大學教職員工談論毒品視為犯法，因此當一位醫學院藥劑教授於其發表的論文裡及「大麻是可用的，並無明顯證據顯示它將對社會或心理造成官能障礙。禁止大麻只基於道德及政治的觀點，在科學上並無依據。」這樣的觀點時，他被控以各式罪名，包括沈溺吸毒、企圖破壞法律等等。

減低傷害

柏克萊大學學生生活指導員 Karen 指出，學校目前的立場傾向於服從法律，嚴厲禁止學生用藥。學校教職員被迫與警察合作，這使得學校成為一個可怕的地方，Karen 感嘆到：畢竟我們不是幫派老大！

學校處理吸毒學生的另一種作法是完全視而不見。聖克雷斯大學一名行政人員透露「如果我們發現了用藥學生而不加以逮捕，教育當局也會因此被觸怒。我們不希望給人學校有問題但卻不處理的印象。」採取這種立場的學校在過去能夠用另一種策略來處理藥品問題——減低傷害（harm reduction）。

減低傷害的概念施行最成功的例子在於預防愛滋病的教育上。贊成者主張在某些程序上接受用藥學生，並告訴他們安全用藥及正確的藥品知識。然而在目前的法律下，這樣的訊息完全不可能傳達。龐大的學校工作人員被牽制在大家都知道不會有用的工作上，而無法嘗試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強烈用藥需求，希望得到好藥，有心學習安全用藥的學生不知道他們可以相信誰，他們可以去哪裡獲得正確的資訊。一位柏克萊大學的工作人員痛心指出：我們正在趨散學生。

赫斯頓大學一位工作人員亦指出：目前對藥品的區分是根據它們的合法性而非致命性。「向毒品說不」所傳達的訊息是所有的藥品都具有相同的危險性。而事實不然，任何一位藥劑師都能說明藥品之間的不

同。儘管這位工作人員深信減低傷害最好、最具教育性的策略，但政府官員卻嗤之以鼻。在華盛頓 D.C.，一場名為「校園暴力」的會議上政府官員公開對記者表示。「基本上，毒品就是不合法的，不用談什麼減低傷害，你不能拿納稅人的錢教小孩子如何違反法律。」當這位官員被問及新法律可能引起更多校園逮捕時，他也說明了想法「學校該有自己的毒品管理政策，並且要強力執行，如果有人實在看不下去，換個工作算了！」

在目前減低傷害計畫缺席的情況下，學生們開始了自保運動，他們彼此為對方守望，當同一團體夥伴們的底線。如果發現一個朋友特別沈迷於某種藥物時，很多朋友、同學會幫忙制止。耶魯 D PARTY 中曾有位學生開另外一位學生的玩笑，說他沈迷毒品，不可自拔，結果在十二小時內，那位學生接到了八通勸告他不要繼續沈迷的電話。儘管聽到學生們這樣的反應令人欣慰，但柏克萊一位學校工作人員仍指出最好是有個社會性幫助學生的組織成立。「學生們往往相信他們遇見的第一個人。當學生們擁有自己的價值判斷時他們會依照自己的判斷行事，但有些學生沒有很強烈的價值觀，他們往往會覺得迷失。我為這些學生擔心，我已經四十二歲仍覺得生活在這個時代不密，而連那些十八、九歲的小伙子。我看到學生，看到用藥一年後的學生，也看到父母必須來到學校帶他們回去，因為他們已經不成人形的學生。我們永遠無法清除這些學生散落的影響，因為我們一直沒有修理好這個地方。」



女人自己繁衍自己

——陳進和她永遠的美人畫



▲九十高齡的陳進，由於眼力退化無法再以著名的細線來勾勒人物，然而「美人畫」的堅持依舊。

陳進九十歲了。

她畫裡的人物依然妝點著月眉、輕攏著雲鬢，套著一件件質料講究、手工細緻、花色典雅的綢緞，漫步在晨間賞花聆樂；那些緋紅著雙頰、葢葢年華少女自在幽靜地看著土地上的改朝換代，彷彿永遠不會老去。

陳進九十回顧展，此刻正在國立歷史博物館盛大展出，此次展覽距離她十九歲入選首屆台展，已過了七十個年頭。那些過去尊崇張大千、溥儒、黃君璧，又一夕之間歌頌李梅樹、楊三郎的媒體和學者們，終於又看見了陳進。

其實，沒有人不將目光停駐在陳進畫面上委婉典雅的女子身上；然而，沒有人願意相信這些畫女孩們化妝、賞花、彈琴的畫會是什麼「重要」作品，更沒有人願意承認那種受「倭寇」影響的膠彩畫會有什麼藝術價值。直到最近幾年，女性主義勃興與解嚴後本土意識抬頭，大家才重新肯定台灣早期「東洋畫」的歷史意義與藝術評價。

儘管大家以新的身分認同來回顧日本文化殖民主義與「東洋畫」渡台的歷史，進而重新肯定以陳進為首的「台展三少年」的歷史地位。我所看見的陳進，卻是終生貪美執著，永遠畫著「美人畫」追悼青春年華的納西瑟斯，大時代的動盪與她何關？！她永遠在女人的髮梢、眉頭、唇間悠雅流連，在女人們或立或坐的身段姿態中徘徊。

正如報上說陳進為了這次回顧展，早兩個禮拜去燙了頭髮，以使秀髮的捲曲度「剛剛好」；開幕當天的衣裳和相襯的翡翠也是特意挑選的，她對美的追求可是打從1927年畫下「姿」中的少女就不曾停歇。當年的首屆台展，卅三件入選作品，大部分是當時住在台灣的日本藝術家所畫的，只有三位台籍畫家的作品入選：陳進（入

選三件繪畫作品）、林玉山（入選兩件繪畫作品）和郭雪湖（入選一件繪畫作品）。「台展三少年」中，又以當時年僅十九歲的陳進最為年輕。儘管當時在台展中崛起的藝術家都有過民族英雄般的風光歲月，他們在藝術上的優異表現被認為是為民族爭光，是台灣人比日本人優秀的證明。然而後來的藝評家，卻又將他們與三〇年代的寫實主義作家加以比較，認為那些作家們能善用日文創作來揭露殖民政府的腐敗和殖民者的暴虐；而同樣受日本教育的台籍老畫家，雖擁有繪畫上的雙語能力，卻似乎看不見被殖民者的困苦，僅急於在官辦美展中嶄露頭角，以至於不敢採用不被日本人認可的創作形式。

要求台籍老畫家們反映台灣人民共同的心聲，這樣的要求對於出身富紳之家，只熟悉大家閨秀日常生活的陳進而言，似乎是大「重」了！她的顛覆在於畫面中那些合乎傳統審美要求的「美人」，如何將靜宓的目光逃逸於畫面之外；她的顛覆更在於那種鉅細彌遺刻畫完美髮絲、臉部表情、丹蔻顏色、繡花圖案……的自戀氛圍。

你看見了嗎？陳進在「合奏」、「化妝」、「樂譜」……等名作中的仕女，總是成雙出現，除了髮式、服裝、首飾、樂器、姿態的相互對應之外，在氣質神韻上兩人竟好似照鏡子似的反映彼此。這種自戀的氛圍，同樣出現在「野分」、「秋聲」、「若日」、「其頃」、「逝春」……等僅描繪單一人物的作品之中。那些穿著和服的少女，曖昧地反射出陳進自身恬靜外表下具創作力的自我，她們不是男性注視目光下的性玩物，她們的性感不在身體與容貌本身，早在 Cindy Nemser 以貼近、切入、檢視細節和片段的「特寫視點」構成令人驚異的女性陰部或生殖器官的自然象徵之前，陳進已靜靜地勾畫屬陰的「含笑花」，將這些陰性象徵鏤刻在她畫中人物一絲一縷的綾羅之上。

誰說她在歌詠鄉土情調、強調地域色彩

文/王錦華
攝影/丘德貞



▲這是七十年前，陳進在首次台展中一鳴驚人的作品——「姿」，這種對女性青春的細膩描繪與歌頌，正是陳進終其一生的貪美執著。

？當一九五四年台灣畫家和中國畫家為了「東洋畫」應不應被歸類為「日本畫」而爭論不休，當林玉山辯稱由於台灣人即中國人，所以台灣畫家所畫的必然也是中國畫時，陳進仍在緊緊追隨路上那些體態、容貌姣好的女子，沈醉在自己審美理想的另一個世界中。

一生堅持創作，直到四十歲才結婚生子的陳進，在省展與台、府展——那些以文化政治為訴求焦點的權力場域中，她像個似笑非笑的「異類」。日本政府和國民政府都肯定她精湛的繪圖技巧，卻又對她女性特質極強的「陰森森」的畫面感到魅惑。直到今天，我們才能以全新的兩性邏輯來正視陳進畫中覆鏡自照、賞花自憐的「美人圖」是如何合奏出女性創作者與女性模特兒，或者女性模特兒與女性模特兒之間平緩、浪漫的和諧循環。

陳進的畫，是女人自己繁衍自己的，愛美自戀的，永遠的性別認同與假面遊戲。



▲陳進的名作「合奏」中，成雙出現的仕女除了髮式、服裝、首飾、樂器、姿態相互對應成趣，更以鏡像般的氣質神韻輻射出愛美自戀的氛圍。



同言無忌

男同志的發聲練習

文／李安妮

聽到了嗎？男同志開始發聲練習了哩！

《同言無忌》，台灣第一份男同志定期發行的刊物，一九九六年開春正式發行。

發行這本刊物的「同志工作坊」，可說是同志運動圈內的老面孔了。由一群關心同志議題的男、女同志及直同志組成，自一九九三年底成立以來，「同志工作坊」的走向一直以運動為主軸，曾經聯合各同志團體舉行「我們不是白老鼠」遊行活動，抗議台大公衛所涂醒哲教授針對同志所做的不當問卷調查；和立委顏錦福合辦同志權益公聽會，出版「反歧視公約」手冊；倡議同志的「婚姻權」，要求立院在修正民法親屬編時，納入對同志家庭的法律保障等；去年下半年的「台灣同志藝術節」，則促成了各大專院校同志社團的首次

串聯，為同志「文化現身」掀起高潮。

九五年底，工作坊面臨了轉型的關卡。工作坊主力人物、共同發起人之一的韓家瑜，因為個人的因素必須離開，這對工作坊而言，是個非常重大的改變。原本打算就此解散了，終究，成員們不捨得放棄兩年來的辛苦經營，經過討論，決定以發行刊物的方式，作為繼續努力的新方向。

歷史記錄和資訊交流，是《同言無忌》最希望達成的目的。經過多次的運動衝撞，工作坊成員發現，這些行動往往僅在媒體上曇花一現，甚至被嚴重地扭曲，而缺乏平實詳肯的記錄，使得運動經驗的累積和傳承困難許多。因此，他們希望能盡力記錄台灣同志的現況，對於現階段的各種活動加以探討，並成爲一個資訊的管道，提供同志活動相關消息及其後續報導。

在追溯同志歷史的同時，同志工作坊也希望透過對各式議題的探討，積尋屬於同志的次文化，建立同志發聲的主體性。有鑑於女同志的《女朋友》、《愛報》已風靡出一片天，《同言無忌》將以男同志爲主要對話對象，不再讓男同志的聲帶留白。

雖然只有薄薄的四十八頁，《同言無忌》的內容卻很精彩。「兔兔爆報」用輕鬆簡賅的方式報導同志新聞，「斷袖屎話」連載各類專欄，「G稿玩」是讓同志創作的小說、散文表演的舞臺，「流涎版」則開放給男男徵友與各式同志資訊。

19 x 20 的開本有特殊的風

格，細膩的插畫則可嗅出男同志期望突破傳統性／別窠臼的深層企圖。〈新星座·男男愛〉在通俗文化的舊湯汁中加入同志的新調味料，〈醫學舊聞·男色新知〉對肛交的介紹爆破異性戀科學的藩牆，翻攪男同志的情慾之密。看多了最近奔湧而出的「女妖言」，不妨讀讀創刊號中〈遇〉的新「男妖言」，據說精彩程度讓許多男同志看了差點兒睡不著覺（NCA 的蘇榮可以親身經歷作見證）。

主菜「CHANNEL [G]」，針對各式的同志話題製作專題。創刊號以同志的生活空間爲主，探討空間的使用與權力的關係，並畫出台北的同志地圖；下一期，則將以男同志的觀點來看 A 片，討論男同志們對 A 片的各種觀感，還要介紹、比較各國的男男 A 片。

同志工作坊曾出版過一期《同志小報》，但因為工作過重而沒有後續，這次，工作坊特別考慮到成員多還是學生身份的特殊性，先嘗試以季刊的形式出現，以配合工作的可能時間。對他們而言，能夠長期經營比短暫性地成爲媒體寵兒更具意義——這也正是他們對以往運動形式的反省心得。

雖然選擇用刊物作爲長期的經營點，但工作坊並未自絕於其他行動之外，如果有適合的議題或活動，他們還是會投入去做。最近以新公園規畫案爲成立初衷的「同志空間行動聯盟」，同志工作坊就義不容辭地軋進去幫忙。

目前工作坊的成員約有十個，全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大男生。打從高中時代就是死黨，無論私交或工作，都默契十足，也懂得彼此體諒。「我們不在

乎人數多寡，重要的是向心力」，在團體的運作上，他們盡量採取民主的方式，共同討論，協調分工，以尊重個人的意願、能力和生活調適爲主，避免因爲集體的工作壓力而犧牲個人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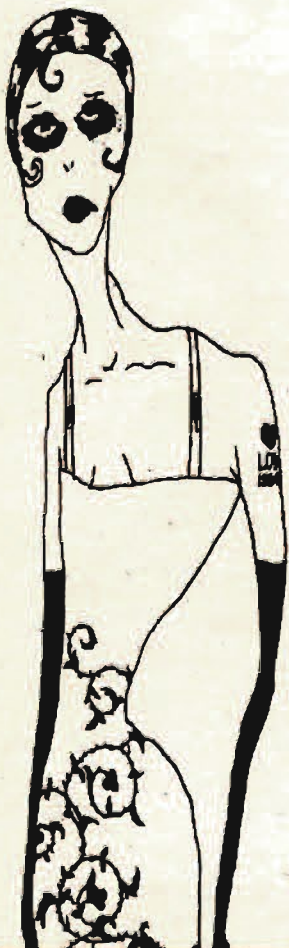
不過，共同製作一份刊物，經驗的不足仍是他們的一大挑戰。獨自打完全部稿子的「媚登峰」打趣地說，剛開始構想刊物的時候，就好像一群小孩，躲在房間裡自己天真地亂想，忽略了許多實際的問題。

譬如，在成本的計算上，由於不清楚鋪書也需要獨立的費用，結果造成每賣一本就虧一本的現象，讓原本即財源窘困的他們大呼吃不消。幸好碰上「同志空間行動陣線」舉辦的系列活動，在頻繁曝光的情況下，才稍稍鬆了口氣。

好幾萬塊的印製成本，全都由大家分攤先墊，可以窺顯出這些大男生對工作坊未來發展的真切熱情。不過，只有熱情並不足夠，缺乏經濟的基礎就很難持續理想。盡量爭取廣告外，工作坊希望有心的朋友也能大方贊助，貼心的方式並不難——做個忠實的訂戶吧！想先試閱的，不妨到唐山、誠品、女書店和東海書苑找找。

俏皮地將刊物取名爲「同言無忌」，同志工作坊希望自己的發言能夠顛覆得無所忌諱，「看起來像『八卦雜誌』式地有點胡說八道，其實又是真的、有道理的。」

「能夠做到多少，誰也無法預測，只能盡量地努力」，談到未來，大男生們不想長篇大論，只想鼓勵自己，「雖然力量很小，但是我們存在。」





【豚小屋】專欄

豬圈生涯

文 / 紀大偉
攝影 / 丘德真

——從豚小屋到夏威夷的同志空間

「豚小屋」是什麼？正值專欄加大尺碼後的第一回，我就說明一下吧。「豚小屋」襲自義大利男同性戀導演巴索里尼在1969年的電影，該電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古代吃人魔的傳說，第二部分則是當代男性與豬性交的故事。前一段的吃人魔在被捕之後，說出自己對於父親的怨恨；後者的愛豬狂，則遭遇被豬吞噬的下場。對於禮法的嫉世憤俗，以及關於愛慾的悲劇性格，是此片的兩點特色。這部片原名「PORCILE」（日文中，豚指豬，小屋指的是畜生的住所）得知這部電影，「豚小屋」便成了本地認識巴索里尼的莫名語彙之一。「豚小屋」專欄採用這個不倫不類的名稱，固然有意著眼巴索里尼電影的理念；這個名詞的翻譯旅行，也刺激對於意義／身分流變的思考。當然，這個專欄設定為對於同性戀政治的言論空間，「豚小屋」一名也就暗示同性戀的小屋或豬圈，試圖在腥臭的生存現況中突破重圍。事實就是這樣的任何一個標識為同地間的地方都被正常社會賦以污名，同地空間也未必獲得每一個同志的認同。同志空間也就易遭內憂外患，同志想在空間中累積歷史自是雪上加霜。紅樓戲院就是一個棘手的惡例，成為八卦刊物窺視的動物園。

下文接二十五版

同志空間



同志空間永遠都會遇上憂患，但這並不是說這種空間是絕望的；在舊空間之中製造新意，以及把正常空間挪用為同志空間，就是兩條可以鑽營的路。前者在近日最精彩的例子，就是情人節前「同志空間陣線」在新公園主辦的園遊會，女男同志在大白天玩得不亦樂乎，打破「同性戀者不敢站在陽光下」的流言，也化解了「新公園是不得已的悲情同志空間」的刻板印象。關於後者，可試舉三個佳例；在廣播「台北有點晚」中，有一位女同志 CALL-IN 表示，她和幾個女性朋友在陽明山冷水坑公共浴室泡溫泉，池子內外都是「自己人」，春意盎然；又，去年出現多場同志球賽，女同志一大早就去原本只有男生占用的學校籃球搶位子，成果斐然；「同陣」舉辦同志十大情人的選拔，報刊炒作得不亦樂乎，讓同志終於有機會成為被看重的聽眾／讀者——這三者都成功地將一般空間挪用成同志空間。同志空間仍然大有可為，並不是無路可出。但是，這些努力出來的精彩成績，只是所有同志空間之中的冰山一角。春節前夕，同志空間的悲喜形成強烈對比：一邊是新公園同志園遊會熱鬧成功，另一邊卻是台中夏威夷三溫暖大火——兩邊的空間都如此真實！夏威夷的問題在哪裡？公共安全？當然是。可是並不是只有如此

。三溫暖的安全性當然要改善，可是就算是安全得讓宋楚瑜滿意的衛生三溫暖，仍然包藏問題。

在「豚小屋」電影中，異端的性（人與豬）只能在對話中現，而沒有在畫面中演出；夏威夷中可能發生的性；則連說出口都很困難——可是，就是有說出口的慾望。火災當天的中時晚報頭版即在標題中明指這是一家男同志交誼場所，翌日兩大報也在偏僻角落指出該地「曾有」或「偶有」男同志聚集。報紙和 BBS 的網友指出，夏威夷的休息室有木板隔間——若不是一個有性的三溫暖，何需隔間？可是，由這些特徵，只可以說這是一個同志空間，卻無法認定那些罹難者有同性戀的「身分」、也不能指稱他們施行了同性戀的「性行為」。這樣的「身分」和「行為」都「不可說」，否則就可能是二次傷害——想想 1994 年夏天兩名北一女學生在蘇澳自殺之後，她們之間有沒有同志愛也是「不能說的」。不過，

夏威夷受難者的死更讓人難以啓齒；北一女學生似乎是為了愛而死；而這批受難者之中的男同志卻沒有「社會定義的高潔藉口」，他們犯了（用英文說就是「committed」）性，很難以「尋常價值」為他們辯護。因為性而死，完全符合既有的果報說法！——AIDS 感染者不正是受到類似的待遇？BBS 的 MOTSS 版中，有人悲痛、有人認得死難其中的同志朋友，可是更有人說：去三溫暖尋求同性戀的性本來就是低鄙的，那種地方本來就不該去，這種事最好不要再提，最好遺忘——如此的遺忘，是要把哪一部分早就存在人事物給削去？同志空間，顯然也被劃出高下：同志社團好像優於同志酒吧，而酒吧又優於三溫暖以及廁所 SEX。其實，這幾個空間各自出沒的同志都是血脈相連的；混酒吧的上班族，憑什麼比在廁所偷看別人小便的老先生高貴？

同志與三溫暖之間的關係，成為污名。於是，受難者就只

能靜靜地死去，不能置一詞——正如，他們也只能靜靜地走進三溫暖。受難者家屬紛紛表示難以相信孩子會去三溫暖——因為他們不能說他們去了什麼空間（想想看，異性戀女／男所去的三溫暖卻是可以說的，甚至是談生意的場合，某位受難者才在日前囑咐自己的學生勿涉足三溫暖之類的場所，他自己卻喪命其中——他的思維抗拒這個空間，可是他的肉體卻非去不可。「不可說」和「非去不可」就是同性戀三溫暖引發的兩大情結——三溫暖的確不衛生，不安全，容易傳染疾病，不能談感情，可是它仍是一個讓人「非去不可」的空間，所以它該被尊重。在三溫暖與陌生人發生性關係，根本不構成被歧視的理由，反而是一種尊嚴的自然行為。除了救火，也該救救還沒失火就燒掉的聲音。

在這時要求同志三溫暖馬上成為一個可以被說的開心樂園，當然是虛妄，但大可以把它放在心上，一個被人尊重的同志三溫暖空間並非不可能出現。1969 年 6 月美國紐約有石牆酒吧事件成為同性戀運動的爆發點；同樣是同志在同志空間中「被欺負」（有好幾個層次的），夏威夷事件又可以告訴我們什麼呢？空間在記錄歷史，我們不能裝傻。



文 / 遙亦

大和解 或大分離

如果以單一族群文化力量行政治之實，可能導致另一波文化清算；所有的排外程序模式，通常以種族的自我辨識，文化上的清除異「己」及本土意識的過度膨脹為開端，繼而淪為「泛政治論」主觀意識導向訴求。

因此，此次論戰不應單被看成美術界對本土化－國際化，現代主義－反現代主義的論戰，更可以擴大為台灣文化自主意識的另一波註腳及再次確認，以期建立自主性主體文化及未來美學藍圖驗證的先聲。

時序進入九〇年代後期，騷動的台灣美術隨著進軍威尼斯雙年展的餘威正方興未艾，國際化的理想似乎有著現實上的可能性；當澳洲正以雄心壯志大辦亞太統合性質的雜誌及美展，企圖取得新興亞太地區列嶼地帶的美術發言權，以及中國大陸前衛美術以海外包圍中原舊傳統的衛星策略，我們更應嚴肅而全面地重新檢視九〇年代的台灣美術中本土化與國際化的議題，反思自身的定位，進而建立台灣新美術的美學觀。

自五〇年代「中西文化論戰」、七〇年代文學上的「鄉土文學論戰」，歷經一連串的外交撤退及解嚴的衝擊，在九〇年代引爆了一場美術界對「台灣意識」及「本土化」的論戰。一九九一年四月，倪再沁以一篇討論台灣美術本土化的犀利文章《西方美術·台灣製造》（雄獅二四二期），將台灣美

術本土化的議題，由檯面下哄抬至檯面上來。掀開近二年的激烈攻防筆戰。

早期台灣美術史的研究少有人投入，謝里法的《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算是開山之作，之後有林惺嶽的《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以及最近蕭瓊瑞的《台灣美術史研究論集－五月與東方》為代表；近來隨著台灣史的茁壯發展，投入台灣美術史的學者日益眾多，更由於市場的蓬勃，使得台灣早期美術史的建立日趨完善。在此筆戰之前，台灣早期美術史的工作大多仍停留在歷史的填空中，一九九〇年七月，林惺嶽發表在藝術家雜誌的長篇《主體意識的建立－台灣美術邁向廿一世紀的關鍵性挑戰》可做為這段歷史遺缺的註腳，並繼去國二十載的謝里法，續為台灣美術本土化論述鋪路。這種以大時空環境下作為鋪陳台灣美術史的作法值得欽佩，卻也忽略美術作品本身的內在美學發展，使得美術作

前九〇年代「台灣美術」論戰選集
《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識》書評

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識

前九〇年代「台灣美術」論戰選集

葉玉靜 主編

品淪為圖解悲情台灣發展史的圖例佐證。此種以亞諾·豪斯（Arnold Hauser 德國人）的「社會決定論」（藝術－社會定義下的產物）為立論基礎的美術史觀，容易落入偏狹的民族情緒的集體回憶，使得社會事件似乎成為解釋甚至左右作品的重要根據（如白色恐怖、保釣、退出聯合國、解嚴……），附屬於歷史意識中成為統治者或被迫受害者所營造的懷柔情境，各說各話的解釋觀、各擁其集體記憶。

姑且不論大史觀本身邏輯中的盲點，以先入為主的意識所後設出的解釋論，在以史為實的合法性外衣掩護下成爲一種打壓他者文化（統治者）或成爲具攻擊性的戰鬥文藝（被迫受害者），基本上都不脫以「社會決定論」來粗暴地定位台灣意識或台灣文化的關割性思考模式。如果以單一族群文化力量行政治之實，可能導致另一波文化清算；所有的排外程序模式，通常以種族的自我辨識，文化上的清除異「己」及本土意識的過度膨脹為開端，繼而淪為「泛政治論」主觀意識導向訴求。

因此，此次論戰不應單被看成美術界對本土化－國際化，現代主義－反現代主義的論戰，更可以擴大為台灣文化自主意識的另一波註腳及再次確認，以期建立自主性主體文化及未來美學藍圖驗證的先聲。

縱觀此次論戰，共收錄二十五篇文章，除了主編葉玉靜的導論由歷史時空分門別類細評各文的特色外，可以就立場分出兩大陣營。代表現代主義及國際化的留外學人，如陳傳興、陳瑞文、梅丁衍等；以及代表本土化台灣意

識的林惺嶽、倪再沁等。

其中陳瑞文的《台灣文化與本土文化所引出的片段思考》（雄獅二四五期）一文提出三個論點值得討論：（一）本土意識的覺醒是世界性風潮而非台灣獨有（二）台灣為混血文化體質，是強勢文化輸入下的自我辨識而無思想上的反省，所以台灣文化≠本土文化（三）台灣文化自覺，不能背叛西方思潮之慣性磁場。其中第二點的觀點是以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文化買辦）的概念來批判，這套解釋論用來詮釋香港的後殖民文化也許更適當，卻忽視台灣文化對自主性立場的決心。當弱勢文化面對強勢文化時其社會菁英通常有二種開展和提升的應變策略，一是以「他者」為效法對象，貶低區域色彩、徹底接受較高層的國際文化再回轉回來；另一是重拾過去（如懷舊、民俗、原住民文化）強調區域文化之特徵，以此為基準，吸取高層文化，以僅有之知識，轉化外來之異質文化再逆轉回來。而實際上台灣本土文化的策略導向，可以粗略分為幾個層面：（一）大中原鄉愁情懷、國粹主義（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大儒主義（三）民藝（Folk Art），由下層提升至上層的精緻化（四）原住民文化抬頭及社會意義上的相對互利（五）徹底西化、國際化或腐品化（六）另類文化的游擊性、反布爾喬亞性（七）中產階級的媚俗主義、通俗文化或猥褻性（八）虛無主義論的解構或輕蔑。（九）泛宗教化（十）泛政治論的解構或輕蔑。

下文接二十七版

而這些現象共存於現今的台灣文化中，深刻的反思尚待掘深，對於窄化的本土立論，必須存有更恢弘的版圖才不致割地自限。況且就算第三點西方等於現代性，也不能依此斷然推論現代化的根本就必要依西方思潮之慣性磁場進行，畢竟時空及歷史條件不一，這也是引起倪氏及林氏所垢病之點——以西方現代理論硬套在台灣意識上，指導意味過重且忽略特殊時空下的異質突變。

此外，陳傳興以示範性質將「現代性」的問題提出，抨擊本土化對現代性所採取的鄉愿式的抗拒，提出五點：（一）以「反現代主義」作為貫穿本土美術論證的中心軸線（二）將「反現代主義」定義為因不理解現代主義，而將現代主義與社會現代化混為一談的謬誤（三）對現代主義即無力了解，對繼起的後現代主義自然誤解重重（四）台式文化中的反觀現代主義，反觀的既不是真正的現代與歷史，不敢面對現代主義的「迴避」與「拒斥」（五）指出「現代性」、「本土意識」、「現代主義」等意識修辭的浮亂與亂混。立論嚴謹，學術身段洋溢於專門術語中，的確對向來注重「社會環境決定論」觀點的本土論述，揭示了被嚴重忽略的「現代化」及「主體性」議題；卻也導致被批評為過於依賴西方理論及資訊所架空立論的思考，而疏於考慮如何轉化落土生根的高調。

陳文提出台灣美術的「主體意識」之立論點乃是針對「本土化」迴避「現代主義」的問題所具現之恐懼和託詞，並認為「歷史」的慰藉與庇護向來是混亂變動的社會秩序之必然。對於任何以「歷史、環境或政治、社會所決定一切價值判斷的外在批評表示保留，並認為是徹底漠視美術（及其它文化活力）自身之內所蘊藏的變異因素是如何更替突長，淪為服務於某些意識下的附庸品。

在此有必要釐清「本土性」和「國際化」意識修辭的畛域。即「本土化」被誤解為「地方性」（Placeness）；「國際化」（Globalization）則被誤判為「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地方性」是藝術作品的「自明性」（identity），可以以土地為論述基礎，也可以形式為論述基礎，卻也並非必要。「地方性」是作品的「觀點」所反映的文化性或



地點性，而非題材的文化性；而此重要的觀念是邁入「國際化」的先決條件——即文化和地域的自明性。也就是說「國際化」並非迎合國際潮流的動作，而在建立本身特有書寫述事的外在努力形成對話的可能。因此，將封閉性格的「地方性」跟強調自主覺醒的「本土化」混為一談的結果，是導致陳文所批判林惺嶽的「反現代主義」的主因。所有新興殖民地的民族自決論都是建立在現代主義的啓蒙上，就工具理性層面來講也許是無條件地全面擁抱此種「延遲的現代性」，然而受現代主義帝國侵略下的殖民地情結，或多或少都遁入懷舊或悲情的心態做消極的抵抗，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了。因此，批評本土化是反現代主義的論點，是過於站在他者（others）強勢文化對殖民主義的守護上，並以區域統合的反中心化的主體消亡論，訓示本土意識對「主體」一再之拒斥與拒絕的驕矜心態，是「延遲的現代性」而非「後現代主義」。對於台灣濫用的「後現代主義」，強烈批評為排斥性格大於接受性，是無力了解卻又打腫臉充胖子的暴發戶心態，橫向移植的結果，是造成意識嫁接的集體性失語及失憶症徵。此種在大歷史敘事下的無歷史感及被去除主體性，也許才是造成對史觀殘障所採取的消極性迴避，所產生不可避免的「延遲的現代性」的現代化魅影。

因此，陳文在《「現代化」匱乏的圖說與意識修辭》（雄

獅二五九期）一文中語重心長的總結道：「如果說有任何名稱或名詞能較為概括一九八〇年台灣美術界（甚至整個文化現象），最適切者可能是——對於「現代性」的企需與抑制這個矛盾曖昧的慾望與恐懼。階段過程中我們首先見到「現代性」的被做為「部分物」（partial object）的芻像替代，而將可懼之內容（如主體意識）來來回回地重覆一再之拒斥與招迎；隨後「拒斥與招迎」的重覆過程複製、衍生了大量「同質異論」的小群體，眾口同聲回應空洞「現代性」的虛空間，在這空間上面他們和「制度」與「威權」共同建立整個「開明專制」時代的蒙昧啓蒙計畫之「合理解性」（Legitimation）。規範性、強制性的論述形式，浮泛的意識修辭幾乎包含了所有八〇年代末期的藝術批評言論；時代的語言。」在邁入九〇年代後期，以往「反體制」、「反權威」的革命式策略，在利益分配的大銷賊前提下，分別被體制收編（或滲透後的質變），抗拒的力量被理所當然的「造反有理」，約定俗成化式的抵消，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再被市場抵消掉而且成為當權者類民主化的擋箭牌，是我們必須重新檢討認清的。

陳文雖嚴厲批判林惺嶽「社會決定論」漠視美術內在美學

的自我展開，但不可否認林惺嶽的憂慮是值得深思及肯定的。在《美術本土化的釋疑及申論》（雄獅二六四期）一文中，他提出對「現代性」盲目追求所累積的負面作用：（一）為了追隨西潮以「求新求變」，使通曉外文的人，經由語言文字的接觸，而輕易的獲得了先進的美術資訊，也就掌握了新潮美術的解釋權，這種由先行掌握新潮資訊所造成的知識權力，隨著國際化主張的推波，造成了知識論述權力的膨脹。（二）使台灣美術的後進在置身於叛逆的年代裡，很輕易的經由不斷拍岸而來的新潮資訊，取得抗拒傳統價值觀及既有藝術信念的合理化藉口，而掌握新潮資訊者更樂於推波助浪以散播影響力，而共同執迷於「顛覆」模式中難自拔。（三）使台灣嚮往國際化的美術家，不自覺的受制於西方美術史觀所建構的理論詮釋系統，並從中導出速成的藝術觀及思考模式。並且指出：「……若我們有心要將「現代主義」經過思辨、辯證與抗爭的實踐來完成，那麼此種完成不是依賴哈伯瑪斯、詹明信之流的理論，而是對自己生存環境的歷史、政治、文化的際遇做全面性的自主思考，特別在創作層面，應勇於去掌握自己族群與土地交融所蓄藏的人文資源。」

這波台灣美術史上的二次論戰，許多問題浮了上來，又沈了下去，筆戰戰場分散到現實美術生態去；當初是論戰戰場的雄獅美術，自此論戰後，由發行人接掌主編，一改九〇年代初由王福東主導草莽張狂方針，改走穩健保守的作風，大量介紹中國傳統文物，繪畫及當代大陸美術配予些許西方當代美術，似乎有意忽略並避於承擔開發、推介台灣當代美術，錯失匯集新興潮流力量，打出台灣當代美術國際化的良機，實令人遺憾。

這是一個群魔亂舞的時代，是最紛亂的時機，卻也有最好的機會；這是一個沒有國界的時代，不分文化霸權或邊陲小眾；是台灣文化走出本身特有風格，建立自主美學的時代。也許有政治交易上的大和解，也許有民族情感上的大分離，但我們必須認知到，沒有獨立自主的文化觀，就沒有獨立自主的國格及尊嚴。期待九〇年代後期，台灣新美術的擴大及開展！



OK 禮盒大方送

買600送150

凡促銷期間於 **OK便利店**，購買禮盒滿600元，即送價值150元錄影帶折價券，多買多送，送完為止。



計60餘種禮盒

即日起至全省 **OK便利店**，憑錄影帶折價券一次購買 007系列錄影帶3卷，除再送您 007系列錄影帶1卷外，更可折價150元。

★★★獨享權利，值得您立刻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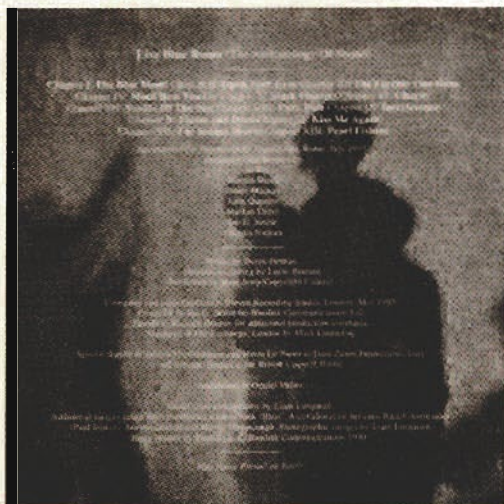


007



OK 便利店





瑪朵爾之頌

The Songs of Maldoror

文 / 圖 粘利文

深邃的藍色感覺

— Yves Klein 與 Derek Jarman

延續以前提過，在歐洲的偶發藝術（ Happenings ）中，尚有一位對概念啓迪相當重要的藝術家，便是 Yves Klein，一位二十四歲便早逝還來不及將他的戲劇計畫付諸實行……。早在一九四九年，Klein 即開始以純色作畫來嘗試各種實驗，一九五五年時，他爲此創造出一種理想的色彩組合，他稱之爲「克萊茵藍」（ International Klein Blue ），這種色素不僅被用在他的畫作上，同時也被灌輸注入至物體、雕塑甚至海綿內。往後的二年間，克萊茵更發展了無數計畫，將他從物質世界爲基礎發展出的繪畫和雕塑的概念轉換至非物質的世界與純然的「感觸知覺」。在他的「空氣體時期」（ Phenmatic Period ），克萊茵更傾於多次的現場行動表演以試圖刺激人類感官。其中一項一九五八年在 Place Saint - Germain - de - Pres 表演的行動「 Aerostatic Sculptures 」內，一千零一個藍色汽球被釋放出漫遊在巴黎藍空上，讓整個非物質的感覺瀰漫滲入這世界中。

克萊茵與同伴 Tinguely 兩人合作建造了一個繪畫機器，後來在一九五八年他第一次開始從事「活刷子」（ Living brushes ）的實驗。他的繪畫行動示威包括了從人身沾滿顏料在舖於巴黎廣場的大畫布上作畫。他的妻子 Vecker 則覆蓋著人偶的藍色胸腹，在釘於牆上的紙反覆擠壓五次，一位當場參與的藝評家稱這種型式的繪畫是屬於「人類學」的。一九六〇年在巴黎的國際現代藝術畫廊克萊茵首次展示他的概念「藍色紀元的人類發展」（ Anthropometries of the Blue Epoch ），二十名音樂演奏者和歌者表演了他的「單調交響曲 Monotonous Symphony 」（由二十分鐘的持續單音和二十分的寂靜組成），克萊茵將藍色塗在三個裸身的模特兒並指揮他們在畫布上伸展著。在往後的幾年內，有超過一百五十幅類似的繪畫演出著，將靜態的繪畫轉換爲身體私人的舞蹈滾動甚至官能的戰鬥扭曲。一九六〇年的十一月，克萊茵宣布了他一系列的劇場、影像和芭蕾舞計畫，其中「空虛劇場 Theatre of Void 」的概念便是他一直追求的「 Pure Sensibility 」。觀眾被綁在座位上，布幕拉起燈光隱滅，純粹的空虛感縈繞著整個空間，奇詭的一個單音在劇場中響起然後消逝，然後是全面的靜謐，一小時後燈光亮起，束縛被鬆懈，表演結束……。不幸的是，克萊茵沒能來得及繼續他對人類習慣中純知覺的探求便先辭世了。

然而在三十多年後，英國的一群藝術家仍對克萊茵的遺念著迷不已，英國 Queer 導演賈曼（ Derek Jarman ）在其愛滋病末期雙眼已瞎時所拍攝的影片「藍」，即是獻給 Yves Klein，這位發掘了以深藍色使得以讓觀者與自己的潛意識及靈魂觸摸的藝術家。克萊茵的藍色便是賈曼這部片的核心：影像、聲響和音樂皆源於克萊茵作品中的哲學，尤其是存在於藍色中豐碩的哲學源頭。片中的影像是一對年老的同性伴侶，有六十三歲，一個如果克萊茵沒早逝仍能活到的年紀。影像再現出永恆的宇宙、無限的虛空、宛若潛水者跳入深邃的藍海之中，影像藉由攝影鏡頭快速穿越於藍天、白雲之中創造出……，就好比克萊茵的女性模特兒一身藍在畫布上以自然本性的力量依循著人類古老的習性創造著。賈曼的詩也使得呼吸的生命在藍色的神秘中炫爛綻放著。

這張電影的配樂 Live Blue Roma（ The Archaeology of sound ）也推崇著克萊茵在單調交響曲的創造理想。繼他之後除了 LaMonte Young 很少有人有勇氣以純粹的感覺來詮釋音樂。自 John Cage 等現代音樂家將 Silence 的觀念啓用後，Ambience、Repetition、Pure sound 已存在於今日的各類音樂中 Pop、Avant - garde……等。此張音樂的創作者 Simon Fisher Turner，是與賈曼長期合作的音樂搭檔，他使用了以前賈曼電影「 Sebastiane 」的安靜背景音樂和自己在流行曲「 Jubilee 」和「 The Tempest 」二曲的片段爲主而成。全部音樂就只有一種純然的感受，一種心靈上的寂靜，正如克萊茵的深藍，與海水的盪漾……。

每週四晚上 7:30 - 9:30

- ★ 2/29 傅慶良「歐洲電影爵士情 - 歐洲篇」
 - 3/7 傅慶良「美國爵士風情樂 - 美國篇」
 - 3/14 黎煥雄「華麗的光影對位 - 古典音樂在電影中電影中的音樂史」
 - 3/21 黎煥雄「綠色尖端新紀元 - 電影中的現代音樂世界音樂」
 - 3/28 潘罡「電影配樂之未來趨勢」
- 費用：報名費 200 元、課程費 1400 元、單場 250 元
地址：耕莘文教基金會 北市辛亥路一段 24 號 6 樓
電話：365 - 5615

- ★ 3/9 PM 2:00 實驗電影《等待月事的女人》簡偉斯
 - 3/11 PM 7:30 紀錄短片《長槍直入》董振良
 - 3/12 PM 7:30 金穗獎短片《荒野之狼》江邊
 - 3/14 PM 7:30 實驗電影《等待月事的女人》簡偉斯
 - 3/15 PM 7:30 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藍博洲、關曉榮
 - 3/16 PM 2:00 紀錄短片《長槍直入》董振良
 - 3/17 PM 2:00 金穗獎短片《荒野之狼》江邊
-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 之 3 號二樓
電話：362 - 8608

表演藝術 賴淑雅

★柏拉圖小劇場《九點五十分 - 荒謬咖啡》
時間：3/2、3/3 地點：北市木柵路二段 11 號

★嚇嚇叫劇場《蒜之狂想》
時間：3/1 - 3/3 (晚 7:30)
地點：羅斯福路三段 210 巷 1 - 1 號

★山海塾《寂靜》
時間：3/1、3/2 地點：國家劇院
p.s 二度來台的日本舞蹈團體「山海塾」，在舞蹈分支日漸歧異曾引起「護土方異」的爭議，被喻為舞蹈開山祖師土方異的接班人，國內接觸舞蹈的人日益增多，在日本「白樺房」的首席舞蹈舞者廣川明乃等人陸續來台開設工作坊後，想一睹舞蹈應該不會錯過這場山海塾的表演。

★真善美小組《十個從事婦運的原因》
時間：3/6、3/7 (晚 8:30) 地點：B - SIDE

★台南魅登峰劇團《甜蜜家庭》
時間：3/10 (晚 7:30) 地點：嘉義縣東石高中
p.s 這兩年流行把希臘悲劇再度搬上現代舞台，《甜蜜家庭》是銀髮族版的《奧瑞斯提亞》，由臨界點的編導田啓元導演。

★ 1996 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展 - 女性、情慾與身體

徵求女性影像創作者作品參展。

活動時間：4/13 至 4/19 日。
徵件時間：即日起自三月底止。
地點：帝門藝術中心。
電話：02 - 7056550 陳儒修。
主辦：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黑白屋工作室、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籌備中心。

1996 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展，活動主題訂為「女性、情慾與身體」透過影展、裝置藝術展與學術講座打開創作與對話的空間。主辦單位希望能夠提供女性影像工作者一個發表作品的空間，使影展能成為持續固定的資訊交流活動。最終目的則在於成立「女性影像藝術中心」，用以整理相關影像作品及對外發行事宜。該活動在四月十三日開幕當天將有小劇場表演，每天播放三部短片，十九日開放座談，邀請影片創作者、藝術家、評論者參與討論。參展作品目前已有來自丹麥、美國舊金山華裔女性獨立製片、香港、澳洲等地片源，國內部份仍持續開放徵求女性創作者作品，歡迎儘速和主辦單位聯繫。

★何春蕤 + 周華山《顛覆身份政治》
當高壯的豪爽女人遇上清瘦的陰柔男子，將會激起怎樣的火花？這可不是傳統的哈利與莎莉，台灣的性學大師何春蕤和香港的同志理論家周華山，關於身份政治，不必聽「說」，先看她/他們站在一起，就是最大的顯靈。
時間：3/1 (五) 15:00 - 17:00
地點：女書店藝文區
電話：363 - 8244

★周華山《從女性主義看同志文化》
女性主義與同志理論，同時豐潤了彼此，又互相提供了反省參照的鏡子。
著有《同志論》、《同志神學》、《香港同志站出來》等書的香港大學社會系講師周華山，難得赴台親自演講，迷戀崇拜理性欣賞有意見想說的朋友，別錯過！
時間：3/2 (六) 19:00 - 21:00
地點：女書店藝文區
電話：363 - 8244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
女人只能做家事，國事、天下事是男人的專利？第一次民選總統，男聲沸騰，女人做什麼？是結束男有、男治、男享帝國的時候了！這一次的國是會議，女人來說：「我們要怎樣的國家？」
時間：3/2 (六) 8:30 - 20:00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廳

★畢恆達《性別與空間》
爸爸在大大的客廳喝茶看報，媽媽在窄窄的廚房煮菜打掃。誰設計什麼樣的空間給誰做什麼，可不是其中男女有別。台大城鄉所所長畢恆達，說話溫溫柔柔的新好男人，為您揭開空間的性別奧秘。
時間：3/1 (五) 19:30 - 21:30
地點：耕莘文教院

★《新移民潮中出國伴讀的主婦媽媽》
離鄉背井，為的只是丈夫與兒女的前途？！別無選擇地從夫從子，移民主婦所須面臨的各種生活實貌，又幾時在移民資訊中被見到？王美雲、金堅，兩位曾為異鄉客的女人，識及了移民媽媽長年獨自帶小孩的心酸、閉塞的生活、寂寞的心情、以及安全感的缺乏。建立一套含有女性經驗的移民經驗，是刻不容緩的。
主講：王美雲 (曾移民紐西蘭一年的生活實驗者)
金堅 (東吳大學英文教師，旅居美國近二十年)
時間：3/16 (六) 19:00 - 21:00
地點：女書店藝文區
電話：363 - 8244

其他 萬蓓琳

★中國民居系列 李乾朗主講
2.27「金門民居」
3.5「廣東民居」
3.12「福建民居」
3.19「皖南民居」
3.26「山西民居」
4.2「新疆民居」
地址：耕莘文教基金會 北市辛亥路一段 24 號 6 樓
費用：報名費 200 元、課程費 1400 元、單場 250 元
電話：365 - 5615

★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人物 II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
2/29 鄭南榕與台獨論述發展
主講：邱義仁 (民進黨秘書長)
3/14 廖文毅與台灣共和國
主講：張炎憲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
地點：北市漢口街一段 1 號 6 樓
電話：712 - 2836
傳真：717 - 4593

音樂 張育章

2/29 (四)

★黃小琥·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1 (五)

★Delta·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由一群在「海圖」教樂器的老師組成的 Delta，走的是 Fusion 樂風，想要輕鬆一下不妨試試。

★骨肉皮·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狗毛·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2 (六)

★禁地+花生隊長·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Wow - cow·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MIT 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3 (日)

★外星人瑪莉+賽路路·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狗毛·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6 (三)

★民歌老歌·現場演唱

表演者：詹七肱

地點：Boogie，22:00 - 23:30

3/8 (五)

★Jeejay·現場演唱

地點：久久久，19:30 開始

Jeejay 是菲律賓民塔那峨民衆劇場 Kaliwa 的成員，該團與當地之原住民有很深的互動經驗，其音樂即是此一過程結晶。Jeejay 最近正在籌組女性劇場，現場將會與觀眾進行交流。

★Delta·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由一群在「海圖」教樂器的老師組成的 Delta，走的是 Fusion 樂風，想要輕鬆一下不妨試試。

★Nevermind·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週年慶·陳昇+黃連煜·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9 (六)

★Wow - cow·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禁地+花生隊長·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MIT 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10 (日)

★外星人瑪莉+賽路路·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狗毛·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美術 王錦華

★鄭建昌《生命的原鄉》

時間：3/16 - 3/31

地點：蒂門藝術中心

哈啦：不要以為撞見了鄭在東，鄭建昌在雲中凝神，悠悠觀照單眼皮男性的生命原鄉。

★楊秀宜各展

時間：3/2 - 3/31

地點：台中藥品藝術中心 (04 - 2275272)

哈啦：楊秀宜的陶(迷)，是童趣、是遊戲、是大眼大嘴、大藍鮮黃的造型、色彩對話。

★劉耿一《旅人的風景》

時間：2/29 - 3/15

地點：淡水藝文中心 (6224664)

哈啦：劉高興說劉耿一的畫是「老實的憂鬱」，赭紅、土黃、沈灰等種間偏濁的用色，和沉重壓抑的地平線，再在令人感到「不快」；在這冷颼颼、黑壓壓的季節裡，你或許可以到淡水學習憂鬱。

★第十三屆高市美展入選作品展

時間：3/24 - 5/26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哈啦：甫於二月二十七日複審完成的高市美展，這次一掃過去官辦美展的人情名單，出現大量新秀。不過題材的僵硬，則反映出參賽者自我制約心態，大夥似乎都太迷信制式風景、人物、靜物……。

★見山藝術《五方色聯展》

時間：2/24 - 3/10

地點：板橋市中山路二段 303 號 B1 (9300754)

哈啦：有水墨拼貼、景觀設計製作、現代抽象、舞臺設計……，朱紅、張亮、郭博洲、董心如、劉勝雄的聯合演出。

★簡福串個展

時間：至三月底

地點：台中省立美術館

哈啦：喜好以消費行為之垃圾作為主要創作媒材的簡福串，計九二年的「悲情福爾摩沙」、九四年的「名畫與我」，他繼續以個性強烈的個人藝術與會表現垃圾的價值與意義。在這次展出中，他將作品佈置在地板上，指涉藝術品、商品和垃圾的一線之隔。

★麥約雕塑展

時間：至 5/19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哈啦：麥約以女體做為創作的唯一詞彙，她們或坐、或立、或著衣、或全裸，永遠是熱情與驕傲的，因為麥約要你相信她就是生命。

★池田二十世紀美術館《現代版畫精選》

時間：至 4/14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哈啦：舉凡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表現主義、超現實運動、普普藝術……，包括雷諾瓦、孟克、畢卡索、達利、夏卡爾、米羅……，147 件版畫精選，木板古拙的線條、石版如碳精筆般的效果一一呈現。

劇場藝術 萬蓀琳

★《台灣劇場對話》

3/6 劉靜敏 (優劇場藝術總監)

「來自山上的聲音 - - 優人、神鼓」：優劇場的演員訓練」

3/13 羅北安 (綠光劇團團長、紙風車兒童劇團監督)

「歌舞劇 - - 歌 + 舞 + 語言 = 歌舞？」

3/20 閻鴻亞「導演的創作 - - 談文本詮釋空間」

3/27 梁志民「台灣劇場生態面面觀」

地點：耕莘文教院 19:30

任何狂炫的風流的實惠的活動

萬萬不可不傳真 2 3 6 | 7 6 7 4

Boogie	Scum	Live A Go Go	久久久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地址：台北市通化街 87 號 B1	地址：台北市光復北路 111 巷 44 號 B1	地址：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 之 3 號 2F
電話：(02)7696817	電話：(02)7390858	電話：(02)7622733	電話：(02)3628608

SPRING SCREAM '96

春天的發浪 · April 4,5,6
· 4月4~6日

SPRING SCREAM '96

春天的發浪 · April 4,5,6
· 4月4~6日

SPRING SCREAM '96

春天的發浪 · April 4,5,6
· 4月4~6日

A 3-day festival

(d more.)

的吶喊!! 所創性的音樂現場和多舞臺的三天藝術音樂嘉年華...
 夢幻酒吧 (Magic Studios in Jvenking) 四月四、五、六日
 Spring Scream '96 上路了, 最好準備一下整裝你的意態。名單包括三
 天的吶喊, 構想也一樣。所以, 最好準備一下整裝你的意態。名單包括三
 天來, 帶來幾種原創性音樂和藝術嘉年華的觀眾。這個屆時參加者描繪音樂
 和看舞臺現場演奏的彩色世界, 而樂隊也來自台灣各角落。這是「另類」的
 或者說, 很難去界定 Spring Scream '96 是「地下」的還是「另類」的。基本上, 所有各
 兩個星期都不過試圖去說出「反潮流」和「超越潮流」。grunge、punk、
 著各類毫不相干的樂風: 朋克、雷鬼的即興演奏。表演基本上是現代的、實驗性
 業、昆蟲或者任何想像也不會遺漏得掉。嘉年華、音樂、舞蹈、戲劇和任何新鮮、
 這意味著, 有任何想像也不會遺漏得掉。嘉年華、音樂、舞蹈、戲劇和任何新鮮、
 秀的節目。藝術、音樂、舞蹈、戲劇和任何新鮮、
 夠厚的。美質的。從中午到深夜, 走遍所有舞臺。還有各種慈善組織、社
 外不用的舞臺上, CD 裡的出賣權。此外, 還有各種慈善組織、社
 會服務、遊戲、藝術、音樂、舞蹈、戲劇和任何新鮮、
 擊鼓、舞蹈、遊戲、藝術、音樂、舞蹈、戲劇和任何新鮮、
 偶然、開放的。別忘了這個名叫 Spring Scream '96 的嘉年華, 每一下吧。
 一、而它, 和許多事宜馬上就準備好了, 但不應忘記, 捐獻腦力、回應、訪問、
 一、而它, 和許多事宜馬上就準備好了, 但不應忘記, 捐獻腦力、回應、訪問、



廣告由破題報提供

請來電或者傳真 Wade or Janni, (04) 6329819 或者
 寫信到台中圖書館 40-69 號。
 我們在台中圖書館, 如果有興趣請與我們聯絡。一、樂隊二、可以用在
 Spring Scream '96 的 CD 設計 (logos, 標誌) 三、樂隊四、志願者, 若
 說我們你的名字, 電話, 可以如何幫助人們。五、樂隊六、志願者, 若
 五、樂隊六、志願者, 若
 家, 樂隊七、志願者, 若
 品, 樂隊八、志願者, 若
 樂十一、各種團體組織一環保的; 社連的、音樂的、

get ready.